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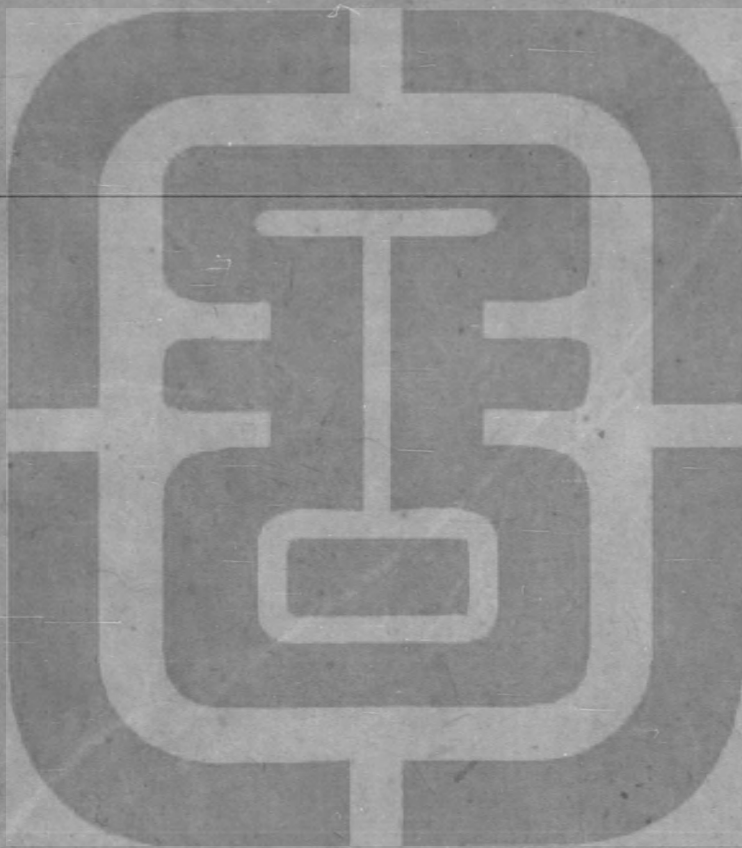
卷一表

卷二陪

卷三奏申

可齋集

下續集後十二卷



可齋續藁後目錄

第一卷

表

謝撫諭四川官吏軍民 甲寅  
 謝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  
 謝 賜笏帶鞍馬  
 謝 賜銀絹 乙卯  
 謝 宣賜香茶 乙卯  
 謝 賜臘藥 乙卯  
 謝轉光祿大夫表 乙卯

覃

懷

李

曾伯

長孺

謝 賜銀絹 丙辰

出蜀 宣賜謝表

辭閩帥得祠謝表

謝 賜銀絹 丁巳

湖南安撫大使到任謝表

兼節制廣南謝表

謝 賜帥湘贐儀

謝 賜香茶 丁巳

謝 賜夏藥 丁巳

謝 賜臘藥 丁巳

廣南制置大使到任謝表

兼廣西轉運使謝表

謝 賜銀絹 戊午

謝 賜香茶 戊午

謝 賜夏藥 戊午

謝 降詔撫諭 戊午

謝 賜香茶 己未

開慶改元賀表 賀牋

景定改元賀表 賀牋

己未春病謝 賜雄烏參附鍾乳陽起石

謝 賜臘藥 戊午

子被凶人誣告蒙 恩免遠行謝表

謝賜銀絹 辛酉

第二卷 啓

宣闢謝王尚書

謝都司

解荆闢印謝三府

賀董參政輪筆

賀程樞密輪筆

謝尤內翰四六劄

謝程中書

謝年中書

謝直院

謝蒲制使 賀生朝

謝程都大 賀生朝

賀程丞相

賀丁丞相

賀林參政

賀朱樞密

賀馬制置開荆闢

辭闢帥得祠謝程參政

帥嶺謝程丞相

謝朱大諫

兼廣西漕謝丁丞相

回太平州年侍郎

回嘉興謝大監

回蕭總領賀生朝

回安制置賀生朝

回江東李倉賀生朝

賀蔡同知除參政

賀張尚書除僉樞

第三卷

奏申

辭免新除資政殿學士節制四川邊面奏

第二次辭免

辭免資政宣撫出身恩命

第二次辭免

第三次辭免

第四次辭免

第五次辭免

乞留夔帥手奏 甲寅六月一日

乞早除荆閩奏

回奏御筆節制四川邊面 甲寅六月二十五日 貼黃

御筆批答回奏 甲寅

已領節制司職事手奏 甲寅閏月三十日

照已撥科降付四川制總司奏

乞貼科四川制總司秋糴本錢奏乙卯正月

乞休致奏乙卯二月三日

再乞休致奏乙卯二月二十日

三乞休致奏

回 御筆奏

蜀邊利害奏乙卯五月二十八日

辭免轉官奏乙卯七月初八日

四乞休致奏乙卯八月十八日

又手奏同日

回 御筆奏乙卯九月二十八日

邊報事宜乞加備奏乙卯十月三日

乞調重兵應援奏乙卯十一月十一日

回 宸翰撫諭將士奏乙卯十二月三日

救蜀措密奏丙辰三月

回 宣諭并問救蜀措繳密奏丙辰三月

回 宸翰勉留奏丙辰三月

奏徐提刑申呂馬帥事舊藁尋出

第四卷

奏申

辭免召赴行在丙辰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福帥

第二次辭免

第三次辭免

辭免除湖南安撫大使

第二次辭免

第三次辭免

辭免兼節制廣南奏

辭免除廣南制置大使

第二次辭免

辭免兼廣西運使

第二次辭免

乞免兼漕事

再乞免兼漕事

乞休致

再乞休致

辭免除觀文殿學士

第二次辭免

第三次辭免

第四次辭免

第五次辭免

以病乞休致 庚申

辭免召命 庚申

起離靜江奏

歸里謝宣諭

又謝宣賜金器

第五卷

奏申

回 宣諭令調兵援廣與經略商確奏 丁巳

繳徐經略親書奏

乞 宣備總管錢萬等奏 貼黃

回 宣諭手奏

繳印經略來劄手奏 貼黃

同洪漕乞修潭州城奏

回 宣諭兼節制奏

條具廣南備禦事宜奏

再條具備禦事宜奏

第六卷

奏申

回奏宣諭 戊午四月十四日

回奏宣諭 四月十五日

回奏宣諭安南事 四月十八日

奏錢糧事

奏乞調兵舡戍欽仍行海運之策

回奏宣諭 四月二十八日

回奏兩次宣諭 五月六日



回奏宣諭五月九日

回奏宣諭五月十六日

乞敷奏申狀區處安南使人

繳安南國章表

回奏宣諭五月二十日

回奏宣諭五月二十五日

乞科降戍兵券錢奏

回奏宣諭六月五日

回奏宣諭六月十六日

回宣諭兵糧事六月二十六日

回奏宣諭六月二十八日

回申軍馬錢糧通融事

回宣諭令勉諭呂鎮撫及七甲兵等事奏

回宣諭除劉雄飛三郡鎮撫奏 貼黃

繳印經略書遣官往安南奏 戊午

潭州趙剌米撥充修城并廣西軍券食奏

繳印經略書安南奏

回宣諭令勇於戒途奏

回宣諭趣行令雄飛於緊要處置司奏

貼黃

至衡州奏東安縣寨丁事

備廣西經司報安南事奏

至永州奏安南及東安事

回 宣諭不必候再辭回降啓行奏 戊午

至靜江回 宣諭 貼黃繳呂安撫書

辭免新除恩命并開陳五條奏

回 宣諭勉印帥往邕奏

回 宣諭閔閣長二月六日兩次 聖旨奏

貼黃

回奏計約糧餉

回奏 宣諭呂鎮撫事

回 宣諭印漕免入邕等事奏

貼黃

安南事求援奏

回奏宣諭七月八日

回奏宣諭七月十六日

第七卷

奏申

條具邊事 戊午七月二十五日

節次調軍赴邕欽宜融捍禦奏

已椿管科降銀兩奏

回奏宣諭八月十一日

回奏宣諭八月十七日

回奏宣諭八月二十日

回奏宣諭團結八月二十日

備邊及漕司券錢奏

備劉鎮撫申乞與男瀾換文資事

繳劉鎮撫書及校人公牒奏

謝男除衡州奏

奏邊面及南丹州事

回奏宣諭 九月十三日

奏為邊事 九月十四日

奏為邊報 九月二十三日

奏為邊報 九月二十四日

回奏宣諭 九月二十六日

回奏宣諭 九月二十八日

回奏宣諭 十月一日

奏為邊報 十月六日

奏為邊報 十月八日

回奏宣諭 十月十日

奏為邊報及安南饋送事

回奏宣諭 十月二十日

回奏宣諭 十月二十七日

再乞免兼漕寄

回奏宣諭 十一月一日

回奏宣諭 十一月七日

奏邊報及繳劉鎮撫書

回宣諭及繳劉鎮撫兩書十一月十四日  
回兩次宣諭及繳劉鎮撫書十一月十六日  
回奏宣諭十一月二十一日  
奏邊報乞兵  
奏邊報乞催調兵  
奏邊報繳劉鎮撫書

第八卷

奏申

回奏宣諭戊午十一月二十日

回奏宣諭十二月四日

回奏兩次宣諭十二月九日

回奏宣諭十二月十一日

奏邊防俘獲事

回奏宣諭十二月十七日

奏賓象州守臣事

回奏宣諭十二月二十四日

回奏宣諭十二月二十七日

回奏宣諭己未正月二日

奏乞叙復朱制參元官

回奏宣諭正月十日

回奏宣諭正月十七日

回奏宣諭二月一日

回奏宣諭 二月九日  
回奏 御筆 二月二十九日  
回奏宣諭 二月二十九日  
回奏宣諭 三月二日  
回奏宣諭 三月七日

第九卷  
奏申

回奏宣諭 己未 三月十四日  
回奏宣諭 三月二十二日  
回奏庚沛宣諭 三月二十四日  
回奏庚沛宣諭 四月一日

回奏庚沛宣諭 四月二日

繳靜江城圖奏

回奏庚沛宣諭 四月十八日

回奏庚沛宣諭 四月二十七日

回奏庚沛宣諭 五月三日

回奏庚沛宣諭 五月二十一日 兩次

回奏庚沛宣諭 六月八日

回奏宣諭 六月十三日

奏邊事及催調軍馬

奏催調軍及辭免觀文殿學士

以湘帥申押回飛虎軍統領程俊及分界運米奏

奏邊事已動七月二十一日

回奏宣諭七月二十六日

回奏宣諭八月二日

回奏宣諭八月十二日

奏邊事已急九月十四日

回奏宣諭九月十七日

回奏庚沛宣諭十月八日

奏邊事十一月三日

回奏庚沛宣諭十一月四日

奏乞合江淮荆楚兵及浙右鹽丁民船水陸控扼

奏調兵等事

奏節次調兵迎遏及自劾

申省乞將男新命收回事

再申自劾

奏繳邕州捷旗

奏調兵得捷

奏合湘嶺脉絡貫通仍乞投劾早賜區處

奏調兵付劉鎮撫往湖南會合

奏乞預飭邊防事

奏劉鎮撫衡山之捷 庚申正月三日

申乞合湘嶺通融兵糧等事

奏乞與守城將士優加推恩

奏賀江面肅清乞檢會早命代事

第十卷

詩

月峽城樓偶作

月峽重九感懷 甲寅

用韻自嘆

登歷表 乙卯上元

自和

再和

首夏而有秋意

秋日登樓眺望

送管季衡赴省

重慶閻治十詠

華明堂

尊安堂

一廉堂

集思堂

生意堂

龍虎屏

友石

吟嘯

橫舟

六角亭

枕上偶成

思歸偶成二首

題宜興庵壁五言

自湘赴廣道間十詠

永州曉行

李花

飛燕

蘭花

山樊

古木

湘竹

蟠松

桃李

全州道間六言

過黃州和共山高寒韻十言

登壽沙樓和抑齋韻

雪夜不寐偶成

洪雲巖有和謝之

夜坐用韻簡劉朔齋洪雲巖

用韻答紙衾簡雲巖

又用韻簡朔齋



又和答雲巖

湘潭道間農家

登嶽寺悅亭

禹栢

衡陽道間

賦新茶

賦廬山

過小孤

阻風池州界

望九華

行銅陵道

道間苦熱

宿宜興禪房

送子倅當塗

挽蹇都官

淡滄陳校勘以詩藁求序答之古靈之後

丁巳到宜興墳庵

和晦翁先生定王臺韻

送子倅宜春

登壽沙和抑齋韻

跋衡山曾尉持示秀溪翰墨

行湘潭道

宿梅下

宿干坵市曉行

宿中洞

宿嶽市

過衡陽晚宿

將到永州宿村舍

過永州道間

永州城南一士夫家可愛

道間紀事

自和

入清湘界

和清湘驛顧齋韻

過興安塔寺僧以先世詩來偶賦

入興安界

過靈川縣

己酉六月阻水于宜春道間楓樹

挽史魯公

過江陵寄陳次賈

岳陽送管順甫還清湘

過鄂渚登南樓

和疏軒雪堂韻

和疏軒琵琶亭韻

望富池捲雪樓作

阻風黃盆口

戊戌冬護軍援廬濡自柵江入今日過之恍

然如昨夢因成

阻風固城湖

固城湖邊即事

道間即事亦有聞而感慨

過宜興舟中見雲川諸山

術士余雲谷求詩和永國韻

初到善權香火院

丁巳閏月六日登嶽陽樓

長沙郡齋中夜聞雨不寐

徐介軒赴召徑從

郡圃木犀開第二花

登定王臺

九日登壽沙城樓

自和

立春後登裴公亭時已解郡組

登妙高臺

和蕭石城袖示壬午李漕草夫勸駕詩

道間見梅

衡陽道間即事

午行即事

過衡陽值雨偶賦

入祁陽縣界即事

宿祁陽題縣驛

永州四十里頭偶賦題郡驛

道間梅花可愛風後無復存者

離永州宿愚溪十里村

晚宿大塘市

宿浚橋驛

轎中午困啜茶偶成

夜雨復晴

至清湘驛和已酉壁間韻

將至桂林戒母作詩飲酒

勸駕桂林鄉舉

送子守衡州

己未元日寄子

別權瀘帥朱杞材太社

過新灘作出峽行

阻風太湖沙塘港

題張醫諭沽庵

湘南樓落成和林書記韻

挽尤端明

庚申病中作

記十五夜星犯月

庚申十月自桂歸資壽作

歸善權謝福巖

勉時思玉和尚留

福巖再過公安贈行

餞管制幹

辛酉首夏余雲谷再來訪和前韻

第十一卷

詞

蘭陵王 甲寅初度和次賈韻

八聲甘州 送吳峽州

水調歌頭 甲寅壽劉舍人

臨江仙 甲寅中秋和劉舍人賞月

水龍吟 甲寅中秋

水調歌頭 再賦

眼兒媚 和八憲叔韻送之

大酺 和陳次賈贈行韻

浪淘沙 舟泊李家步

八聲甘州 登經濟樓

滿江紅 乙卯詠海棠

自和

謁金門

又

水調歌頭 暑中得雨

又蒲制使以喜雨韻為壽和以謝之

沁園春 乙卯初度和程都大韻

一剪梅 乙卯中秋

沁園春 乙卯詠桂

自和

水龍吟 送吳季申赴省

再和

沁園春 送喬賓王

又喬賓王有和再用韻

又丙辰歸里和八憲韻

又送章漕赴召

又送洪漕除閩憲

滿江紅 丙辰生初自賦

又賦臆前三白

又洪雲巖劉朔齋用韻

又再和

又用韻餞朔齋

又京師至親舊皆無書再用韻簡雲岩朔齋

又立春招雲巖再和

又和立春韻簡雲巖

又招雲巖朔齋于雷園二公用前雪韻賦梅

賀新郎送靜齋叔堂召和朔齋韻

又再用韻助靜齋之入告

又丁巳初度自賦

又自和前韻

水調歌頭送印德遠經略入廣

又長沙中秋約客賞月

又自和

又幕中諸公有和再用韻謝之

又戊午初度自壽

木蘭花慢送朱子木叔歸池陽

沁園春己未初度

滿江紅庚申初度

水龍吟興安道間

水調歌頭庚申十六夜月簡陳次賈

八聲甘州辛酉自壽

水龍吟賦此詞具一盃招管順甫諸公

第十二卷

雜著

陳可齋文集序

祭李漕母夫人文

祭別觀文文

祭章朝奉文九江制帥父

謁夫子廟文重慶

謁諸廟文重慶

宣闈謝安青詞

揚議即忠諫跋

吳季申儒英堂跋

保安青詞

宣闈保邊青詞

黃錄心詞

出蜀歸里青詞

保佑先廬青詞

長沙到官青詞

長沙保境青詞

南嶽疏詞

靜江酬願青詞

靜江祈雨青詞

南邊保安青詞戊午

靜江保境青詞己未

又

子被凶人誣告蒙恩免遠役酬願青詞

黃錄心詞辛酉二月就家庭建



第一日

第二日

第三日

第四日

第五日

散壇

謝醮

潭州諭俗文

靜江勸農文

己未

靜江勸農文

庚申

逐蚤吟

病中作

桂圃文武賓校戰守題名記

識巖壑舊隱

識夕秀

以佛牙付福巖奉安公安二聖寺記

可齋續藁後卷目錄

可齋續藁後卷之一

表

謝撫諭四川官吏軍民 甲寅

天顧坤維推堯仁而振恤風行渙號奉漢指以布宣  
四達封圻一新視聽臣聞自五丁開蜀關而稱險要  
比三卯罹狄難而致創殘懷哉我祖玉斧之經營  
咨爾藩侯金甌之補綴不虞間歲荐值多艱民庠苦  
於流離將吏疲於戰鬪加以征誅之無藝幾於困憊  
以莫支自非昭萬里之明何以起一方之病誕頌綸  
旨式副輿情恭惟皇帝陛下寬裕有容睿哲遠覽  
謂一夫不獲所為父母將何如念率土莫非臣豈天地

猶有憾敷予心腹愛爾體膚取籍而不稅之規倣奪  
以馭貧之義以收民志以振國威揆元和賜魏博之  
緡豈惟六郡視建武復南頓之賦奚止二年溥洽皇  
恩挽回生意臣猥司邊面祇廣上心山東之扶杖願  
觀喜重沾於德化河西之賜璽驚見異益運於廟謨  
謝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

天顧蜀邊命戎旃而宣力地資荆渚升書殿以寵行  
矧視秩於政塗俾玷名於儒級循墻罔避及境欽承  
睠茲中朝重在西事狐兔穴于近邑何有藩籬魚鳧  
國之吾民不堪塗炭宜凝旒之軫慮罔授鉞以于征  
然如臣浚始專任而克勝臣鼎錐兼除而猶輟考得

失紛々於徃昔計安危凜々於方今以若庸人曷膺  
重寄伏念臣孤寒寡與困躓多竒世受國恩冷落中  
原之遺緒身更兵事艱難半世之麤穢官歷淮海以弭  
鯨浪之跳梁指峴樊以披鹿場之蒼莽十經冰暑一  
念林泉纓冠何補於救鄰負乘正虞於致寇便蕃三  
錫聯合二長濟之東序之班假以丙科之賜車駟鍾  
鷄揆已則榮鋒蝟芥塘嗟時交亟疊有君命奚敢賈  
胡之留豈無臣忠不知整緯之恤勉對揚於異數敬  
宣布於溫言江漢未旬愧匪周邦之屏翰岷嶓既藝  
曷還禹貢之山川非赫厥靈何恃不恐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布宣聖武總攬摧綱制治保邦每念金甌

之持守考圖數貢慨思玉斧之經營茲勤北顧之憂  
爰授西討之略致令兔項荐畀蕃宣臣敢不祇奉成  
謨力扶壞證倣金城馳至之奏豈以充國之老而敢  
辭取草廬跨有之言則恐葛亮之明而不及敢彈愚  
臆願賜亟圖

謝賜笏帶鞍馬

月殿升班載玷旬宣之寄天墀渙寵肆放畫錫之儀  
偃倭莫辭敬共以拜伏念臣早膺簡記游被馳驅矍  
鑠據鞍類馬援之已老春容緩帶乏羊祐之能名恩  
微俾視於政塗賚予條來於御府萬釘腰繫將之象  
版之珍瓊竹耳批華以繡韉之飾願惟庸陋曷克稱

蒙恭惟 皇帝陛下器使羣工馭公八柄市駿以徠  
賢士每加濡德以遣行擇良以賜功臣以示薦紳之  
勉勵致叨異數亦及孤蹤臣敢不佩此毋忘鞭其弗  
逮挹西山之氣而有爽敢事清談盡東野之力以猶  
求懼辜隆委

謝賜銀絹 乙卯

誕彌厥月僭效臣恭承寵自天乃叨君賚鞠躬下拜  
感德中藏伏念臣粵護師干屢逢震夙幸稽荆貢何  
能頌金鑑之千奚有晉功頌辱倣彤弓之一織縞瑩  
如而實篚精鏐粲若以滿籛於赫駢蕃以榮哀陋茲  
蓋恭遇 皇帝陛下基垂萬世禮遇羣工所寶惟賢

豈貴遠人之物以幣將意宜得忠臣之心茲際昌期  
特加異數臣敢不益持精白仰答厯洪夸此惠臣歸  
有華於疏廣用而遺子問何愧於胡威

謝宣賜香茶 乙卯

六月于征願憂未釋九天念遠好賜特放芳潤皆珍  
炎歊頓洗伏念臣駸尋老態牢落麗官世味驚心徒  
有芻琨之憤悶邊氛眯目曾無應物之凝清詎意隆  
恩爰叨嘉賚寶穗輟御爐之馥瓊芽來僊苑之奇於  
粲實奩以華分闡恭惟 皇帝陛下因時布惠以禮  
使臣養賢以大亨擷此衆芳之萃感神以至治薰為  
萬宇之和晝錫所加天顏若對臣敢不辦香必祝一

飯毋忘同甘苦於三軍誓殫愚力去腥羶於萬里尚  
賴皇威

謝賜臈藥 乙卯

天願蠶叢猥玷中權之任日逢蜡索過叨上藥之效  
奉溫詔以欽承拊寒蹤而戰栗伏念臣支離弱質搖  
落壯心護北塞之風老馬已疲於筋力戍西山之雪  
哀鴻正苦於瘡痍敢期當漢戍之臨乃辱軫蜀丁之  
役賚之珍劑藉以寶奩被晝錫之寵光知春回於生  
意恭惟 皇帝陛下對時育物執要用人以月日斯  
征尤嚴中國之衛凡兩寒關念惟恐下民之咨致使  
微軀亦叨嘉惠臣敢不講求康濟祇報穹窿蓋易良

醫以起一方之病庶存殘喘俾隨四序之更

謝轉光祿大夫

井絡宣威何取外庸之績奎章疏寵猥躋邇列之階  
顛天莫反於渙揚曠日朶增於震懼強顏祇命撫已  
銜恩伏念臣本乏技能已盈分量援祁奚之請老亦  
既累年踵文子以同升敢期誤渥絕一毫之補報正  
二品之超遷矧辦賊未能正興赤手之歎而拜官此  
際祇愧蒼頭之呼侈千載之遭逢新一時之觀聽但  
深墮越曷克稱酌斯蓋恭遇 皇帝陛下覆疇無私  
照臨有赫予羣臣以馭幸既嚴周典之規咨四岳以  
陟明尤重虞廷之制第慚謏薄亦被褒崇臣敢不恪

誦絲綸勉思砥礪惟未必朝臣之可懼速吏愆俾之  
遂鄉里之歸尚祈聖造

謝賜銀絹

祝效華封珍乏春朝之負禮隆御府錫膺晝日之蕃  
拜手祇承拊躬感激伏念臣猥共雪戍欣際虹流稽  
首三呼難罄主恩之報寓忱一縷僅修時事之歸睿  
眷特隆殊儀昭賚粲若滿贏之富侑之實篚之將寵  
渥前無光華遠有恭惟 皇帝陛下基垂萬世德並  
兩儀御衆以寬治格衣裳之盛因時布惠政猶金石  
之堅退揆微蹤曷叨異數臣敢不旣洪服命精白鍊  
心信且以銀安敢希於泌約歸而賜帛願加愍於韓

勞

出蜀宣賜謝表

屢章引退曲荷生全一札傳宣特加寵賚佩聖恩之  
優渥撫愚分以凌兢伏念臣衰朽孤蹤驅馳萬里游  
被經制宣之煩使歷更嶺荆蜀之要區有如葺廢壘  
於荒殘之餘當異證於壞爛之後危機共駭曠責幸  
逃覆存盡出於九重補報何裨於萬一茲蒙洪造獲  
返蝸廬正銜戴於殊知倏匪頌於異數奮鼎侈精鏐  
之重綺縑燦文錦之華若香二絕之萃竒海陸衆珍  
之豐美碩碩惟踈遠曷副眷懷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禮遇羣臣德被四表攘夷修政方新采薇天保之宏

圖勞還錫功兼舉四牡彤弓之故事遂叨嘉惠猥及  
庸人臣敢不拜稽祗承銘藏感激誇言君賜已增里  
閏之光榮矜憫臣衷願許丘樊之休息

辭閩帥得祠謝表

井絡言遙游叨召擢奎章從欲許遂使安旣仍書殿  
之隆名且畀祠宮之優秩恩深頂踵感極肺腑伏念  
臣不武駑材絕無蟬援獨荷楓宸之東掖徧更榆塞  
之驅馳憶昨戍淮已類邯鄲之夢逮繇度嶺僅清海  
若之波五年江漢之蕃宣萬里岷峨之捫歷葺廢壘  
於狐狸所嗥之境救壞局於魚鳧將爛之餘所恃者  
心其危以髮賴皇靈之經遠獲曠責之俱逃中焉祁

奚之請屢陳蓋以東野之力已盡沆蒙洪造幸返蝸  
廬三錫命以歸之十為連而寵甚守長樂之郡政懷  
進退維谷之虞祝宣室之釐卒拜履幬如天之施茲  
蓋恭遇 皇帝陛下智周四表器使羣工懷侯柔遠  
之心端自中庸九經而出序情閔勞之典取諸豳詩  
七月之風曲鑿由衷俯俞均佚臣謹當丘樊投老香  
火酌恩擊壤而樂克民相安作息扶持而觀漢化願  
少頌史

謝賜銀絹丁巳

虹流紀瑞僭伸嵩嶽之呼龍渥分放昭示丘園之賁  
咫尺威在望寸臆知榮伏念臣猥玷邇聯欣逢盛旦祝

鑿宣室愧難答於君恩稱壽未央姑少修於臣禮敢  
謂春生於散地乃叨晝錫於鈞天粲然精鏘將之繁  
總服寵綏之厚甚揆庸瑣以慊然茲蓋恭遇 皇帝  
陛下德運乾綱道符常久緝熙一德得其位得其名  
砥礪羣工馭以爵馭以予致蒙嘉賚俯逮微蹤臣敢  
不拜手祇承拊躬激烈美而報上慚無金鑑之忠歸  
以潔身願謹素絲之節

湖南安撫大使到任謝表

授地湘中十為連而加重起家吳下三錫命以莫辭  
游越月以載塗倣斯辰而及境敬宣德意肅控衷忱  
伏念臣一介駑才屢叨龍渥釋風埃於邊嶠甫幸遂



初奉香火於叢祠永甘投老不圖咨岳仍俾典藩眷  
言長沙素號梁土狄患自防於左腹間謀類倚若右  
肱雖馬牛其風未必南海之涉然鳥獸之道豈容中  
國之通此猶人之護風寒當迨天之未陰雨非材冒  
任揆力曷勝弓重二之設而備固當儲鼓再三之餘  
而氣幾於餒惕然顛陪負此簡知茲蓋恭遇 皇帝  
陛下德運乾剛明符離照西渠搜南交訖威聲遠暢  
於要荒上天保下采薇治具兼修於內外俯念爾四  
郊之多壘未容臣一壑之終身遂使衰蹤復膺隆委  
臣願與時而安輯盡厥職以撫循敢持韓愈對衡嶽  
之心一惟報國竊慕元結守春陵之政庶克字民

兼節制廣南謝表

竊罪湘中震于鄰而叵測與謀嶺外渙其號以弗回  
服申命之肆放將寅衷之俾協恭遵上旨爰改前聞  
皇祐平僮之初臣青嘗兼而經制紹興禦金之後臣  
綱實總而撫循一則武足以戡難而除兇一則文足  
以握機而靖亂合三路之寄欲使有為非斯人者沉  
曷勝是任伏念臣早蒙簡擢屢忝番宣徒守孤忠幾  
徧並邊之轍迹不圖再牧又聞近境之折聲豈無廢  
恤緯之過憂三類突舉棊而安出鳥獸通道患雖不  
至於斯蟲蟲負山力真有弗逮者未能固圉何以兼  
人在睿謀謂一杞之可為然輿論知百參之奚益藩

籬責重淵谷懼滌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德並兩儀  
明燭四表方疆理南北當中天摧綱總攬之時傾嶺  
海東西乃今日心腹空虚之地遂叨隆委併昇庸才  
臣敢不仰體鴻私勉殫駑鈍不敢分於異畛期共濟  
於同舟制西事當在朝廷指縱一遵於廟筭備南詔  
先寬湖廣本根庶保於民編

賜帥湘贐儀謝表 丁巳

受任南邦方趨曉行之役傳宣內府條叨畫錫之儀  
九頓欽承一忱激烈伏念臣屢膺器使曾乏線長月  
費愈錢每有慚於香火日高全夢豈復到於江湖恩  
榮已昇於帥連寵賚敢期於帝渥精鏐參列戎帛肆

頌分煙縷於御鑪輟雪濤於官焙典加折俎眷重凝  
旒侈異數之特優揆愚衷而曷稱茲蓋恭遇 皇帝  
陛下德符乾造運撫泰亨八柄獨操何止馭羣臣而  
曰予一弓攸賜正須待諸侯之有功敢謂孤蹤遽承  
嘉惠臣敢不望龍光而下拜策駕力以前征言遠而  
禮有華獲覩同家之遣使將行而辭曰贐式遵孟子  
之敬王

謝賜香茶 丁巳

融峯問戍甫臨假大之辰薰殿傳宣遽被芳甘之賜  
遠揚恩綍盡濯塵襟伏念臣日守邊藩歲叨上賚竊  
食甘泉之祿屢玷邃清祝釐間館而居已安澹泊役

奚堪再命仍至三未能寬宵衣旰食之萬分頓沐輟  
官焙御鑪之二妙珍奩奪目錫壤增光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施以謙平明由離麗作新政治感神之德  
惟馨興起事功求士之心如渴致頌嘉惠猥及微踪  
臣敢不拜手欽承撫膺激烈春暉寸草敢忘造化之  
恩夜露辨香誓竭涓埃之報

謝賜夏藥 丁巳

南服乃祝融之宅正屆炎曦上方取農帝之經恭承  
嘉惠流恩所被濯熱以清伏念臣浸迫頽齡仍叨煩  
使汗顏縮手曾無已試之方邊腹驚心曷弭未形之  
證扶僊正虞於瘵曠衛生乃辱於珍良粲若宝奩光

于錫壤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使臣以禮視民如傷  
謂天猶六子以分司謹於擇牧以日在三庚而出令  
予以對時遂使哀踪亦蒙異賚臣敢不鞠躬拜錫銘  
骨銜恩推廣君仁咸樂薰風之解講求民瘼俾無暑  
雨之咨

謝賜臘藥 丁巳

值歲之終方奉采薇之遣從天而下脩膺尚藥之放  
拜手對揚拊躬激烈伏念臣承流罔効投老載征自  
昔桂林謂日具四時之候矧今榆塞又身當數處之  
風正須芻蕘去腹疾之憂敢問葺茲為身輕之計芝  
綸畫錫忝谷春回燦珍劑之精良侈寶奩之光耀茲

蓋恭遇 皇帝陛下遇下以禮躋世於仁以楚師多  
寒每示上恩之撫恤雖虞人不臘益嚴邊寄之蕃宣  
俯念遠臣亦叨嘉惠臣敢不勉支弱質思報洪休慙  
無已試之方曷瘳民瘼願察未形之證用弭客邪

廣南制置大使謝表

守湘數月無補事功去桂十碁再膺委寄既循墻而  
罔避恐分闡以弗勝祇服寵綏益增危懼竊以嶺嶠  
雖夙濱於南詔穹廬本遠隔於朔方馬援受任而征  
止於交趾韋臯遣使以定僅以吐蕃不虞夷腹之肆  
侵幾有剝膚之過慮致勤睿筭爰建閩謀維合五筦  
創立於司存非比三邊素諳於規畫欲行上顧宜屬

時髦如臣者徒有孤忠實無他技封疆環轍老歲月  
於驅馳香火祝釐分丘園之耕鑿蒙棄惟之未忍復  
授鉞以載征方與軍民相安郡邑震其鄰而倏告節  
以制而敢辭千里度關旋俾問梅邊之役十連作牧  
且令兼竹使之權恍然猶遼鶴之重来凜若類黔驢  
之盡竭江山如故風景則已變殊蠻徼相望事會難  
於逆覩哀庸如許稱塞謂何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明燭幾微德參高厚執一中而御有萬儼存虞舜北  
辰之居謂四隅而備其三猶鑿周宣西戎之釁以斯  
土去天之遙邈而微臣往日之更嘗遂沐隆恩仍叨  
煩使臣敢不勉彈愚慮寅奉宸謨臣盡力不知所云

惟有厲始終之一節天若祚必無此事所期寬宥肝  
於九重

兼廣西轉運使謝表

南鄙幹方命錫三而已忝西臺將漕職共二以奚堪  
僂倭莫辭凌兢就次中謝睠五嶺素習承平之久視  
三邊尤為轉餉之難有唐咸通備蠻則仰閩廣之舟  
而餽諸海本朝皇祐平寇則資全永之米而取之湘  
粵從徃時已非易事况今當於匱急宜專付之英髦  
如臣者自揆歎然政嗟哀甚攘臂負嵎之虎或者笑  
之驚心點水之鳶何能為矣閔免分弓而尚懼裴回  
濡轡以曷勝碩瞻司存夙異疇昔大計鉞壘之俱罄

短材鞭笏之奚施雪粲千艘少失前籌之運煙炊萬  
竈將貽後爨之憂非藉皇靈焉逃吏議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明參離照德正乾剛披天下之圖運量整  
齊之神算積湟中之粟修明備禦之大經不以微踪  
已試而罔功爰俾隆委既分而復合臣敢不勉扶疲  
繭思濟艱危二者不得兼恐末路將淪於胥失一甚  
其可再惟高穹俯監於孤忠

謝賜銀絹 戊午

負展春朝僅上華封之祝錫隆晝日倏膺魏闕之儀  
九頓祇承一忱激烈伏念臣猥共蟻成幸際虹流念  
奔走四方無毫釐之圖報而生成一意自絲縷以皆

恩粗陳藻澗之微羞乃辱楓宸之厚賚粲然實幣重  
以精鏐說觀聽於炎荒增光華於衰朽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仁周四表運接千齡廣多士之招徠賢惟  
寶爾勤斯民之軫恤寒者衣之俯念孤蹤亦叨異數  
臣敢不厯洪戴德精白承休遠民久乏於袴襦願宣  
聖化微悃誓堅於金石益厲臣忠

謝賜香茶 戊午

幹方南服月逢夏五之臨疏渥中宸日修畫三之錫  
載沾芳潤盡洗炎歊伏念臣分合投林老仍度嶺猶  
十年猶有臭未能滌於邊氛泉一酌不易心徒飽諳  
於世味微勞莫效嘉賚俯頒龍煤分賜於御爐鳳夸

輟從於官焙實奩於粲分闡增輝茲蓋恭遇 皇帝  
陛下德運乾剛明符離照惟精惟一澹兮得斯道之  
真克寬克仁薰以解吾民之愠馭臣曰予布惠以時  
臣敢不拜手登承拊躬激烈聽春雷之出地不知身  
在於炎州立夜露以箋天願以心酌於洪造

謝賜夏藥 戊午

中權受任問癸水以重來上藥分珍對庚金而加賚  
詔綸疏寵藩服增光伏念臣屢試罔功一毫何補備  
左橐右弭之役詎辭四塞之驅馳當上霧下潦之時  
每慮三軍之疾苦倏霑施濟頓滌蔚煩粲良劑於寶  
奩揚殊休於錫壤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好生其德

布惠以時方涼殿風微靡倦晝漏接邇臣之講念炎  
陬天遠惟恐暑雨形下民之咨俯軫哀庸亦頌蕃庶  
臣敢不鞠躬拜賜畢力榦方推廣洪恩敢謂宜人之  
獨挂保全弱質不勝俟后之其蘇

降詔撫諭謝表

四郊多壘風寒至迫於炎陬一札細書天意遠傳於  
溫縉整襟三誦挾纊羣情中謝眷惟南邦迥隔朔漠  
自昔馬牛風之不及未聞鳥獸道之交通由匈奴右  
臂之弗支致明夷左腹之相逼凡中外幾年之議論  
類以為疑視西北三邊之規模略無可恃賴宸謨之  
奮發勤王旅以捍防狡焉其謀突如而入率酋渠而

虜至雜蠻蠻以蟻趨幸而將一乃心士百其勇雖非  
止一月之頃戎捷屢聞然已涉七旬之餘苗征未格  
以宵旰之懷猶切則春秋之責何逃臣浸迫頽齡復  
膺隆委龍鐘度嶺嗟再鼓之已衰駑鈍乘邊猶十駕  
之弗舍曾衣衲之未補倏羶罽之遽侵適當周雅雨  
雪之時矧在漢師霧潦之境未遂疆陲之解戍正深  
疾痛之疚心成訓星馳歡聲雷動恭惟 皇帝陛下  
聖明御極神武折衝萬里而見河西莫不仰帝王之  
度一飯弗忘鉅鹿茲其憫士卒之勞言曰大哉恩至  
渥也臣敢不布宣睿旨勉諭戎行以虜遺君父之憂  
抵切曠瘼之自訟下詔致武夫之感可占寇難之將

平

賜香茶謝表 己未

分牧炎方游逢祥燠傳宣涼殿特賜甘芳荷聖渥之  
優隆撫孤踪而寵耀伏念臣重來嶺嶠愈迫崦嵫閏  
值黃楊正苦病魔之荏苒瘴羅青草且虞氛祲之鬱  
蒸敢期黼袞之軫憐乃辱寶奩之頒賚輟雪濤於官  
焙分煙縷於御爐宸綍遠揚塵襟頓濯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離明其照乾施以時德懋馨香措邦家於  
底又心游澹泊與造物以同流俯恤微臣亦叨殊賜  
臣敢不登嘉下拜感激中藏凡一飲之間頂踵敢忘  
於恩意茲三重其敬悃幅莫既於謝私

開慶改元賀表

三紀開端昭示作新之政一元敷號聿承創守之規  
綸旨誕放綿區胥懌恭以開寶肇基之始慶曆繼體  
之時王師出命而六合為家聖德作歌而羣賢在位  
允矣後人之啓佑斯其前列之纂承爰襲嘉名用更  
大化恭惟 皇帝陛下道符常久德協乾剛時又惟  
天生聰明運量與天而同大善治則日來福祿照臨  
如日之方中宣二祖之重光申萬年之休命宴紫雲  
樓而及撫養方茲繩武以戒藩侯開天章閣以責太  
平亦且式訓而延近輔於斯有取其永無疆臣戍遠  
嶠以縻身望明廷而舞手過周曆之七百愈茂本支



率禹服之五千同遵正朔

賀牋

乾元更紀聿垂萬世之基坤載承休用叶一人之慶  
播宣所暨舞蹈攸同恭惟 皇后殿下儷日齊明與  
天同久戒昭彤管輔三紀之中興德並瑛旒謹萬幾  
之內助肇新美號益暢德音臣護戍炎荒逢時嘉會  
雲山五嶺奉行方春寬大之書風化二南欣見中夏  
升平之治

景定改元賀表

鴻圖肇祚將啓佑於後人鳳曆更元爰纂承於前列  
星馳渙令風動坤維若稽藝祖之紀庚申遠邁成周

之曆丁巳屬時改歲與昔同符當三百年熙運之回  
衍億萬載丕基之永式符天意乃授民時恭惟 皇  
帝陛下克舜用心禹湯責己變則通通則久撫斯世  
之艱難靜而定、而安措庶邦於寧教自今以始又  
日而新臣述守遐陬甫聆盛典二月初吉率癯老以  
德詔書萬里同文俾裔夷之奉正朔

賀牋

歲在庚申六見開基之曆日維甲乙肆頒改紀之書  
慶溢宮闈歡騰區宇恭惟 皇后殿下補天立極儷  
日並明國之本在家每盡相成之道上以風化下尤  
嚴正始之規迺景福於無疆保定功於有永鳳編亦

舊鴻祉彌新臣邈守桂藩遙瞻椒掖渙汗其大號已  
親際於休期坤元曰資生願共觀於善治

己未春病謝賜雄烏參附鍾乳陽起石

身嬰宿瘴幾貽綿悒之憂慮軫宸衷特遣珍良之賜  
隆恩遠被生意倏回伏念臣寢入衰年適當災數風  
霜早歷已嗟老馬之力疲潦霧重來常恐跼鸞之困  
墮果乖調攝驟染恫瘝積憂踰歲之使然曠職兼旬  
之凜甚改茲危懼乃辱匪頒輟藥石於上方蘇菲葑  
於下體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仁周萬物德並兩儀  
勞問遣書謂充國嘗蒙於漢帝傳宣賜劑必李勣克  
稱於唐宗顧臣何人親逢此典臣鞠躬拜貺泆髓皆

恩方病在腹心殆匪養病之祈惟禮優體貌尚所寬  
疾之休

### 謝賜臘藥表

五嶺冬深正報戎薇之亟九重天近又叨尚藥之頒  
惟疾之憂所施者博伏念臣重來煙瘴再值風寒夷  
左腹之憑陵幾同危證趙右肩之保固愧乏良方當  
雪霜暴露之餘辱雲漢昭回之賜分之珍劑藉以寶  
奩回生意於折膠沸歡聲於挾纊茲蓋恭遇 皇帝  
陛下使臣以禮濟衆惟仁雖捷上婁煩每念漢軍之  
墮指有功同英國更優唐帝之剪鬚自顧衰蹤豈勝  
嘉惠臣敢不對揚躋壽推廣衛生不惟護六尺之軀

蜀安大勢何以起一方之病願易上醫

子被凶人誣告蒙恩免遠行謝表

臣今月初七日準省劄以臣奏乞將男杓更與追官免為化州之行正月初五日奉御筆云云臣竊以凶人陷小子于惡無地祈哀聖君與上帝同心自天終覆奏函朝上宸旨夕頒荷大造之生全撫愚衷而感泣伏念臣雖無能解素畏官箴自曾高以來忝傳世祿凡父子而處敢昧義方本忠孝以相承豈禮法之敢越祗由寡慮不善知人出虎兕於押而飽且噬人延蛇虺于庭而毒貽厥子不謂十年之恩義乃成一旦之仇讎若如其誣罔之辭將不免誅戮之禍高高

在上昭鑒實臨冥之中明神可質蒙聖恩之寬大僅薄罰以保全遠別生離難逃行役老軀久病謂必殞先亟忍死以哀鳴果好生而從欲遂免四千里崎嶇之苦盡歸九重天溥博之仁家門幾覆而僅存骨肉將散而復合此再生之恩也蓋九死以報之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澤洽垓垓春育動植匪怒伊教風雨霜露以皆恩至公無私天地日月之合德曲盡君臣之義常存父母之心遂使愚男終蒙聖宥臣敢不闔門戴德息交絕遊結草銜環報宸恩之無所計薪嘗膽冀天理之自明

謝賜銀絹 辛酉

嵩嶽三呼貢僅春朝之展丘園一介錫叨晝日之榮  
服命優隆折躬激烈伏念臣至為庸品幸際昌辰奔  
走諸邊無毫釐之困報生成大造自絲縷以皆恩甫  
諧野處之歸僭效封人之祝敢期眷渥乃有匪頒粲  
然曳帛之華重以精鏹之腆龍光俯逮愚分曷勝茲  
蓋恭遇 皇帝陛下明照百官光被四表臣欽民乂  
衣在笥而弗及私遠格邇安寶惟賢而不貴物昂來  
嘉惠責及陳人臣敢不精白承休厯洪戴德蓋惟未  
棄祇君賜以敢忘金石不渝願臣忠之益厲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藁後卷之一

可齋續藁後卷之二

啓

宣闡謝尚書

天顧西陲跨二長而圖任地連南紀錫三命以來宣  
既陞之書殿之華且賜以儒科之寵循墻弗獲及境  
惟共睠西土厥惟艱哉至今日其壞極矣吏貪而俗  
誕民困而兵驕蛇豕疽食幾無子遺蠶鳧魚爛不可  
藥救古人如孔明叔子且難二境之兼征中興如魏  
國雍公是亦百年之僅見何能為役而有此行顧如  
其之踈庸歷盡平生之艱險滿頭霜雪誰憐江海之  
畸人舉目風煙幾類邊疆之老校屢請掛冠而靡遂

復令賜履以于蕃雖鄉鄰之鬪方殷適多掣肘豈賈  
胡之留敢後實匪愛身可以止則止焉謂之進則進  
矣歷數三十年之當閩覆轍相望興懷八千里之去  
家虛舟焉往起此痿痺不仁之證決非矍鑠是翁之  
能靖言思之孰主張是此蓋某官廟堂人物道學主  
盟典禮而作秩宗自結玉旒之深睠宅揆而熙帝載  
將登金鉉以顯庸眷言畫斧之封圻每贊披圖之規  
略過加提獎俾備奔趨蜀父老聞相如之來政恐孤  
於羣望漢公卿主營平之計庶克濟於後圖

謝都司

嗟蜀道難值邊聲之交亟領荊州衆奉上帝命以來宣

既陞書殿之華且錫儒科之寵控辭弗獲祇役惟虔  
若時肝憂莫急西事昔在蠶息耕桑之壤莽為戎馬  
荆棘之墟大川將潰而捧土莫支沉痾未甦豈已瘳  
可起必得中興虞張之碩望始稱于蕃雖使古人羊  
葛之復生亦難兼任顧惟某何等繆庸足跡所之殆  
不離乎疆場頭顱如許祇宜老於山林未容掛神武  
之冠乃復賜齊封之履駢蕃三錫聯合二長前驅久  
戒於問津後顧適牽於掣肘敬共王事豈其效賈胡  
之留越在戎行敢不救鄉鄰之閩行止非能於自必  
利鈍何可以逆知固非萌舞而弗下之鷗心惟恐類  
盡而猶求之馬力孰為之地所恃者天茲蓋伏遇某

官子雲岷峨之英元崇廊廟之器河山風景每憐鄉  
國之顛危帷幄謀謨獨豫朝廷之處置曲加九鼎俾  
整重坤致疊冒於寵榮顧冒勝於委寄鞠躬盡瘁未  
知骸骨之歸疆本折衝祗賴精神之聚

解荆閩印謝三府

白髮戍邊復分弓於蜀道青油命閩幸上印於荆州  
寬朝家一面之憂釋疆場五年之寄轉旋機妙垓北  
德深伏念某自揣庸人游膺煩使以老當知止每嗟  
暮氣之衰雖事靡辭難何有秋毫之補足跡幾徧更  
於淮楚夢寔寧復到於岷峨當猛虎之負嵎不圖貽  
馮婦之笑對飛鳶之墮水豈料作賈胡之留然而跨

有特孔明之空言險度乃營平之難事二千里相去  
中權幾類於擁虛七八月于茲後務每虞於曠責正  
請齊丘之代倏聆晉帥之謀雖未能掛神武之衣冠  
且幸獲更臨淮之麾幟檐減頰肩之半蚊力頓輕鼎  
調黃耳之三鴻恩至重茲蓋恭遇某官股肱社稷掌  
握乾坤應四方事會於戶庭納一世人材於鑪鞴念  
蜀當封豕之難既易地以皆然謂荆處常蛇之中非  
得人而不可一新所付兩適其宜遂令負乘之小夫  
獲道簡書之大戾此四序之相為更迭豈敢忘生  
化之功猶一元之不可測窺庸更冀至至終終之  
造

賀董參政輪筆

光奉宸章兼行相事用分日輪知之舊典將以有為  
三代天理物之大權亟其爰立當此世運艱難之會  
正須儒真調一之功華夷聳然宗社幸甚恭惟某官  
六經粹學三代全才富北范西備歷藩翰四方之事  
旦左奭右夙推樞機兩地之儲自端委於思嚴已熟  
諳於當局若專省務式副民瞻朕太平必斯人固帝  
衷之素定相中國戒生事薄海內以何憂凡百垂紳  
同一舉笏某身縻萬里目睇三階今依獨有之天可  
卜更生之地在大造執四時之信何待祈憐與羣生  
罔一氣之鈞豈惟私賀其為欣抃未既敷宣

賀程樞密輪筆

寵被宸章兼行省務用薛呂輪知之典豈容宰席之  
久虛聽文富並拜之除將見制麻之立播當此世運  
艱難之會正須儒真調一之功華夷聳然宗社幸甚  
恭惟某官天民先覺王佐大才勁氣正聲久動嚴凝  
之聽善謀能斷素推鼎鼐之方自晉握於洪樞益具  
瞻於維石暫焉分日展也格天仲尼為東周乎豈但  
攝行於魯政司馬相中國矣自應相戒於遠人願與  
垂紳同舉賀笏某身縻萬里目睇三階尚茲處蜀道  
之贅疣久矣丐首丘之骸骨聞快活條貫已頓行曠  
敗之憂作靠實規模幸亟議變通之策

謝尤內翰四六劄

班陞月殿偃倭敢辭恩錫天墀丁寧有詔服王綸之  
溫潤知儒匠之發揮恭惟某官善類津梁斯文山斗  
爵德齒一乃本朝文富其人才學識三在西都班馬  
之上從容視草密邇位槐誦敬輿之詔書雖武夫亦  
為之感動備古靈之薦藁凡名士盡出於搜羅爰啓  
前旒俯矜舊履飾塵踪於衮字傳宸意於絺章侈有  
龍光倍增駑價某蒙休厚甚揆已慊然嘆玉闕人之  
曷歸惟祈反汗修金坡僊之故事敢廢濡毫

謝程中書

書殿升班正上循墻之請詞垣敷命忽承置驛之傳

粲摘藻之發揮凜負芒之悚惕恭惟某官世之底柱  
學者泰山正色立朝爭誦元和之諫紙雄文緯國悚  
觀建武之詔書贊聖學之就将罄嘉謀之獻納持筆  
端華袞之字豈片言輕予於品題揭曾中金鏡之明  
無一士不歸於裁鑒屬時視草指日位槐龍光布於  
十行駑價增於三倍某誦言溫潤揆已僥盈嘆玉闕  
人之曷歸惟祈反汗修紫薇郎之故事敢廢濡毫

謝牟中書

命而偃命而倭載騰控免之章言如絲言如綸兩被  
弗俞之詔對宸恩之駟奕知匠手之發揮恭惟某官  
沂泗正宗岷峨間氣孟子敬王之學陳善閉邪昌黎



貫道之文涵今茹古議論動關於治體精忠自結於  
主知方茲兼唐兩制以黼藻皇猷作采一經以潤色  
國典公春秋之褒貶贊日月之緝熙將儀廟堂以福  
區宇慨念蜀證艱危之急寧忘越吟繾綣之思借箸  
前籌慮無遺策封囊上奏言靡隱情屬當晉元帥之  
共謀豈無漢大夫之可使取諸鄰而付畀進其職以  
旬宣想風采於四方極明白洞達之意傳天語於一  
札皆丁寧勉勵之辭侈有龍光倍增驚價某技彈弩  
末步凜竽頭為公計固不遑私謀受虛名惟恐致實  
患誦言渙發拊已震驚反汗是祈願借裏言於翠幄  
濡毫不腆敢修故事於金鑿

謝直院

歷年請老荐以疏祈細札成文木之報可服王言之  
深潤知儒匠之發揮恭惟某官東壁寒芒西眉巨擘  
攬轡而澄天下以風力稱結綬而登王歲皆文字選  
講屢贊緝熙之益封囊披剗切之忠方茲彌綸國典  
作采一經黼藻皇猷兼唐兩制布詔令而山東武夫  
之皆感承顧問而河西羌狀之具知爰念岷峨詎忘  
鄉國猶以分弓而在是靡容納履而去之傳睿意於  
琚詞飾塵踪於衮字龍光所被驚價有加某三復絲  
綸一枕銘鏤第念蠶鳧之瘡疾既極乃若犬馬之筋  
力已殫供億豈宜愈增驅馳正亦何補彼言議臣每

弗詳於利害為軍國計可不亟於變通以用蜀則諳  
練者足專以借荆則更新之宜一遲回久此踈敗必  
然盍造膝以密陳俾乞骸之早遂至如異獎式重厚  
顏是雖玉閔老之尚留敢廢金坡僊之故事禮云折  
俎姑羞南澗之蘋辭曰濡毫敬謝北門之草

謝蒲制使賀生朝

揆余初度嗟苦李之誰憐作此好歌喜僊蒲之俾壽  
發清商而一唱拊弱羽以載榮恭惟某官周福祿鄉  
晉詩書帥分弓賦政回瀾以障川流橫槩成吟持酒  
而聽水調屈臨十乘加賁六弧俯矜絳縣老之紀年  
高出巴里人之屬和芙蓉初發騰傳樂府之新聲松

栢後凋當屬明堂之遠器某深慚綿薄曷稱袞華香  
山五十八之歸問蓴鱸而決矣崆峒千二百之祝俟  
萸菊以酌之萬感奚殫七袞莫報

謝程都大賀生朝

對長庚之夜月嗟此頽齡播明道之春風發為佳詠  
侈鹿鳴之三拜華熊夢之載生恭惟某官卿掌名流  
峨眉巨擘君遣使以禮夙推條教之精明子與人而  
歌畫出文章之典雅屈臨絲轡加賁桑弧矜倦羽之  
哀遲引清商而激越和音三歎北風寬占晉之憂元  
老一來東海副歸周之望某自慚綿薄曷副袞褒懷  
香山五十八之歸不日問丘樊而佚我上崆峒千二

百之祝指期頌松栢以報公銜戢惟添鋪荼曷既

賀程丞相

宸廷播告揆席奮庸更調政瑟之絃一新羣聽獨運  
化鈞之筆允屬鉅儒開熙代之清平翼皇基之鞏固  
慶闕宗社喜動華夷恭惟其官斯文主盟有國氣脉  
自接禁塗之武即勤巖石之瞻開天章閣以疇咨上  
意以太平而責望坐政事堂而弼亮公材足弘濟於  
時艱既共推慶曆之車且輪知開寶之印屬當黼展  
妙東瓠瓶汝知名誰耶曰琳與愿吾之相定矣非成  
則璜瓚聆宣置右之麻莫不舉在廷之笏此闕世運  
式副衆心自茲延平津之閣以登賢豈但減黎幹之

騶而化俗命一傳而遠人邊隙必且相戒言一出而  
東南民力其亦可寬水旱盜賊弭而不待聞山川鬼  
神寧而靡不順以杜羣枉以整百工昭令聞於無前  
垂景光於有永某幸當晚節親見明時方茲一丘耕  
鑿之苟安無復萬里關河之入夢一聞除目百倍懽  
悰燕雀賀厦屋之成庶無凌震禽鳥雖山林之適猶  
在生全

賀丁丞相

宸廷播告揆席登庸利社稷安國家夙負上宰弼諧  
之望理陰陽撫夷夏隨收真儒康濟之功並總鈞樞  
屹隆柱石嘗謂世有救時之相出於天生命代之材

文饒用而宮中以得兩稱君實拜而邊人以生事戒  
氣形之和而天地斯應聲色不動而海宇自安豈常  
人之智所可為惟聖主之明後能任恭惟某官堪輿  
間氣廊廟真才學孔顏志伊周術業六經之攸出君  
堯舜身夔高劬庸千載之自期力量足以整頓乾坤  
精神足以動搖山嶽敬持主一道贊能羣自見於青  
蒲白簡之討論已隱若黃閣紫樞之運量得君如彼  
上將望於太平舍我其誰天宜降之重任肆由政路  
徑踐台司甫頒九陛之贊書旋動三階之喜色雲霓  
久後宵旰方勤偉哉作霖之工夢符帝賚迅其聞風  
之頃捷奏王師機緘之叶應若茲鼎軸之尊安可卜

人心翕定國步何虞自今三時調玉燭之和四海壯  
金甌之固總衆職稱上意未誇輔漢之中興有一德  
享天心罔俾佐商之專美某身縻煙瘴目睇霄躔蚊  
蝨方懼於負山燕雀載欣於賀厦洪鈞缺北末路依  
旼盡瘁鞠躬惟有竭邊臣之愚力發蹤指示但知奉  
相國之廟謨引領康綏曲踊三百

賀林叅政

晉貳機庭豫參國論總五兵而端本密陪籌幄之親  
贊萬化以調元兼陟政塗之峻三階炳煥九廟尊安  
恭惟某官胷著千年眼高四海毫端藻粉煥潤色於  
皇猷肘後芝苓滋延洪之國脉密勿環旒之妙簡便

蕃王詔之親除徧儀清切之司備罄忠嘉之益承明  
之廬勞侍從之事亟上履聲廣廈之下考仁聖之風  
仍重氈席正君德於日就月將之際挽士心於波瀾  
瀾倒之餘天子必有四鄰果躋近列公輔間于兩社  
翊贊神謨當內治外治交急之秋乃文事武事並用  
之日錫三綸紵共二樞機帝夢協符巖雨隨蘇於早  
歲皇靈丕暢胡星頓掃於邊州九重寬宵旰之憂一  
旦慶風雲之會如身之使臂指良由脉絡之相字元  
首之有股肱共喜精神之胥契既調璇極必啓金甌  
平輕重於一舟丕展濟川之略寄安危於八柱迄成  
支厦之功以福華夷以壽社稷某竦聞成命喜激懦

衷風雨隔九天敢作天上故人之夢雲山兼五嶺但  
馳嶺南驛使之書尺楮荒疎寸襟搖曳

賀朱樞密

擢從諫長晉陟機庭如身之護風寒方藉帷幄精神  
之運若旱而作霖雨頓新鈞陶造化之功文明殿之  
陞華政事堂之增重用儒之慶不謀同辭恭惟某官  
經國茲材康時妙略烏棲于栢風開御史府之祥蟬  
集其冠舊著中書令之識宜生間氣遠邁前芳風鵬  
運海以高騫朝鳳鳴陽而特出遄登臺要浸結寧知  
白簡橫陳彈擊風霜之凜冽翠幃勸講緝熙日月之  
光明既揚攀檻之威尋趣上坡之武納君當道歷陳

格心數百奏之言進德尊朝爰立執政二三臣之列  
屬時機之交急勤肝食以疇咨觀大勢如救棋然着  
着豈容於或誤必諸賢若推車比言言惟主於可行  
庶幾同寅而協恭斯可運籌而制勝何患國威之不  
振奚憂天意之不回璇極既調金甌必啓方來富貴  
面槐即正於三公不朽勳名汗竹相期於千載某聳  
聆紫綉倍激丹衷隔五嶺之瘴煙誰念鸞飛之點水  
溯九霄之斗極願言鴻播之回春

賀馬制置開荆閩

穆卜剛辰宏開制閩位隆近弼總使名四大以身兼  
摧重上流合地勢二長而掌運號令百城之聳聽威

聲萬里之震揚凡屬見聞罔不慶快恭惟某官三代  
人物四海吏師盤錯事機以禮樂詩書而酬應縱橫  
武庫皆仁義忠信之發舒勤勞一節之精忠密勿九  
重之眷注治內治外足食足兵堅定力於岱嵩暢皇  
靈於河洛問偉人於江左固賴夷吾謀重寄於荊州  
誰為叔子將求代遜無以易堯茲付之關中管鑰之  
司併授以天下版圖之半爰陞珠殿以重玉垣旂旄  
千乘之星臨營壘三軍之雷動慷慨出師之表皦日  
其如磊落籌邊之圖平時素講自此開忱心以集衆  
益昭大義以檄中原國勢屹然天顧寬矣獫狁孔熾  
我是用急姑煩戎纛之旬宣徐方既平王曰遄歸即

輅命珪之趣覲某投林不密度嶺重來方當風鱷之  
心驚猶記雪鴻之爪在禡牙蜚報賀屢馳情豈徒免  
陳跡之簸糠抑且竊餘輝而分績戰河南戰河北祇  
嗟值斯世之孔艱主陝東主陝西所願同心而共獎

辭閩帥得祠謝程參政

萬里遄歸寧復驅馳之夢九重從欲遂酬閑適之私  
既仍祕殿之除且被真祠之奉恩深橐籥感極輪困  
伏念某子立孤蹤多竒薄分自成淮於昔粗知慷慨  
於事功速度嶺以還浸覺消磨於憂患累載周南之  
滯屬時蜀道之難披荆棘之莽蒼甫城廢址犯風濤  
之洶湧復蹈危機有識寒心旁列掣肘當夷入腹搶

攘之交亟謂過滅頂淪胥而莫支所賴國威僅逃吏  
議言念四五載上東還之請至此而弗止奚為歷思  
三十年任西戍之人其間之克終者鮮幸蒙鴻造沆  
返蝸廬雖弊帷未忍遽捐然鈇刀豈堪再割訪合沙  
之福地曷敢望茲作天目之散人不翅足矣凡茲僥  
倖盡出作成茲蓋恭遇某官學者斗山國之柱石用  
分日輪知之舊典偉相事之兼行秉代天理物之大  
權知上心之允屬拯世運艱難之會恢儒真調一之  
功當泰九二馮河之初方賴包荒以長君子之道於  
函七月流火之際廼蒙序情以憫征夫之歸靖言思  
之更生賜也某邈居沮洳阻謝欽翹為太平幸民自

此屏山林而投老作中興名相尚當精香火以祝公

帥嶺謝程丞相

巖廊科瑣載恢四國之遠猷嶺嶠蕃宣俾踵十年之  
故步佩一陶之至渥伸再倭以靡容祇服寵綏感深  
激烈眷五筦素不知於兵革視三陟則大異於規撫  
自憂中國鳥獸迹之通浸類南海馬牛風之及致勤  
廟筭乃創間謀倣諸皇祐平寇爰置於使名實自建  
炎渡江未有之邊備欲寬天顧宜屬時髦如某者病  
骨冒支暮氣已墮封疆奔走蟻旋磨以弗休丘壑來  
歸猿投林之不密甫息肩於吳下隨受任於湘中日  
月幾何江濤如此忽俾被髮效鄉鄰之義方慚攘臂

貽馮婦之譏千里度關詎敢辭於王事十連建閩乃  
復付之郡章是猶微蠹使負於丘山豈以老馬嘗更  
於岐路碩瞻茲土憂異往時甲兵錢穀之枵如城郭  
人民之愴甚新戍之薇雖賦固所驚心舊栽之桃已  
空何堪舉目不主張是孰扶持之茲蓋恭遇某官命  
世真儒濟時碩輔整齊區宇有一德以享天心端委  
廟堂總衆職以稱上意謂南服創生於局面而孤蹤  
備歷於邊頭遂被選掄游膺委寄某敢不恪共夙夜  
勉竭涓埃嗟定遠已衰未必有玉關生入之望惟弱  
翁是主不徒為金城馳至之圖

謝朱大諫



中朝徑遠合五筦以專征外服効勞越十朞而再命  
既循墻而固避知推轂之有歸祇役云初奏緘敢後  
睠言南土素隔朔方自裔夷幹腹之謀傳而當宁焦  
心之慮切穹廬千萬里真難測於事情措紳二十年  
不過付之議論致勤廟筭爰創閫謀始倣紹興將取  
忠定在潭而兼制繼稽皇祐卒同武襄平廣之有行  
其如非材曷稱此選伏念某頭顱已老筋力盡衰不  
願酒泉入玉關甫幸一閑之適我思桂林從湘水自  
知再出之非嗟哉蟻旋磨以奚之及甚鼈度橋而可  
數國恩至渥君命難辭士衡之柳雖存召伯之棠何  
有強顏至止甲兵錢穀之何如舉目愴然城郭人民

之若此敢憚身復衝於煙瘴祇虞手莫障於風濤匪  
覆幬之孰主張是茲蓋恭遇某官斯文砥柱善類津  
梁今之世捨孟其誰哉天將降之大任古之臣如黯  
近之矣上素東於滌知憂時若饑求士如渴凡局面  
一新於位置皆坡頭密贊於圖回茲玷選掄若為稱  
塞備南詔寬湖廣必蒙宏論之發明制西事在朝廷  
猶待大權之運量

兼漕謝丁丞相

南服幹方一其可再西垂轉餉二者得兼控辭莫遂  
於回天簡擢實繇於造命伏念某屢更藩屏何補涓  
埃崦嵫之境漸斜鬢華如許邯鄲之步重問足力已

疲方當烏獸通道之是虞正恐蚊蟲負山之弗稱若  
時漢漕仰給秦渠舳艫寸、銜尾而前營壘磬、張  
顧以待猶叔子始至糧幾無百日之儲縱營平留屯  
兵豈能期月而罷以如斯之匱急宜專屬之英髦恩  
誤洪鈞責叢小已負且乘祗不勝致寇之慮奎與庚  
但惟知請益之歸非藉主盟曷堪委寄恭惟某官濟  
時上宰經世真儒國家刑政之明未雨常周於牖戶  
甲兵錢穀之間無日不至於廟堂一新造化之精神  
兩盡邊關之講畫致令哀哀猥被驅馳思葛亮之盡  
力鞠躬幾尤難於斜谷賴鄴侯之發蹤指示庶可給  
於關中

回太平州年侍郎

護戎西陲固功宜黜乞身東里有詔許歸藉鍾呂之  
昌言釋丘山之重負未皇謝續先辱慶函恭惟某官  
洙泗的傳岷峨間氣文章典雅歐陽韓子之材名學  
問精深君實景仁之流輩孤忠致主正色立朝非堯  
舜則不陳以稷契而自許朝夕獻納無非社稷之謀  
日月就将密贊帝王之學躋甚漢一經之述作粲然  
唐兩制之彌綸厥承明廬公雖勞侍從之事守淮陽  
郡士皆望禁闈之留暫焉訪南豫之兩眉屹石壯中  
流之一柱香凝道院細尋盤洲文字之盟指授蒙衝  
要繼雍國功名之樣行且任鼎軸廟堂之寄不忘懷

坤維鄉國之思始焉以父老之諭而遣之行且每於公卿之議而謂其是風舟僅濟雲廈焉依茲叨弗俟駕之行不至如歌器之墜今而免矣公實主之某衰朽如斯歸休已晚雖聖恩之易地未忍棄之然愚分之踰涯欲何為者自此耕鑿將終於一壑豈有夢想敢到於三山慶獎有加感慚無極願視此目中之虜愧退無肘後之方惟保蜀所以存吳非資吳不能救蜀權宜歸一謀戒孔多雖穎事不當言而晉憂其能已代朔方新營壘喜今得光弼其人制西事在朝廷此則惟希文是望

回嘉興謝大監

不俟駕有命茲焉遂小子之歸欤願受屢為氓將以事大夫之賢者未皇通敬首辱貽緘佩盛德之隆謙拊微衷而增愧恭惟某官鴈蕩赤城之間氣鳳池黃閣之芳猷文章足致身非假漢鄧馬之世闕功業皆餘事固傳晉元石之家聲剽繁治劇牛解刃游騰茂蜚英馬輕車熟眷倚益深於旒冕風采想見於搢紳出而課最隻旌入則躋班二監上念股肱郡簡求慈惠之師公以肺腑親兼寓清華之直去尺五天之不遠豈文二組以久淹暮年之借寇君此固邦人之願五月而報齊政便當王所之歸佇冠橐班以先槐鼎某孤蹤矍鑠萬里馳驅屢伸納履之新忽玷子環之

寵幸甚釋蚊山而逃曠責自茲老狐丘以終餘年  
以庇之是所望者聽麥岐桑枝之頌喜盈耳之洋洋  
奉薤本水盃以從願傾心之翼翼

回蕭總領生日

白母夢庚觀我生而曷企鄴侯稟昂俾爾壽以宜昌  
微忱久關於辦香新製乃貽於機錦榮踰縑藉感極  
輪困恭惟某官玉尺端方冰壺瑩徹思人愛樹異時  
南國之召公袖手觀棊今代東山之安石將曳履趣  
星辰之步姑揮毫成月露之章禮重篚箱厚甚獲魚  
之惠我音諧宮羽宛若孤鶴之掠予某當平頭六十  
之年復行脚數千之役方嗟劬瘁曷稱褒嘉誦陽春

寡和之詞所愧瓊瑤之莫報堅歲寒後凋之操相期  
金石之不渝

回安制置生日

當香山六十之年揆予初度喚蜀道八千之夢遺我  
好詞荷縑藉之意勤知輪困之感極恭惟某官東山  
聲望西土典刑胷中小范之甲兵膽寒關陝筆底大  
蘇之翰墨名壓岷峨廣騷行訪於澧蘭得句俯矜於  
湘菊愛忘其醜譽過平情某方劬瘁之興嗟豈褒嘉  
之克稱林泉有約且復為水北之山人金石論盟何  
敢負河東之父友

回江東李倉生日

六十平頭猶作江湖之倦客三萬挿架俯於家世之  
陳人賁弱質之朽枯煥新章之縑藉恭惟某官公槐  
奕葉仙李盤根懷平泉一花木之盟不忘故國對秋  
浦九芙蓉之勝坐護長江猶希文加惠於吳宗以明  
允實聯於蜀譜愛忘其醜譽過乎情某方劬瘁之興  
嗟豈褒嘉之克稱陽春寡和愧無報語之瓊瑤歲寒  
後凋願締交情於金石

賀蔡同知除參政

渙奉恩綸晉陪宰席輪知中書之印既藉猷為贊調  
更化之絃允資忠力國論扶持之是賴皇圖平治之  
有開鼎軸攸基麻綸嗣播某幸當晚節獲睹明時聳

聆除目之一傳何啻歡悰之百倍固身履屋無從芻  
賀之奔趨投老丘樊但切擊壤而鼓舞

賀張尚書除簽樞

升華書殿晉位幾廷五材誰能去兵况值修攘之會  
兩社間以為輔允資弼亮之忠漢當更化之方新魯  
用真儒而何幸精神會聚道德安疆恭惟贊慶之至  
某幸當晚節獲睹明時欣聆相業之有開知與輿人  
而胥於國家間暇願觀道洽政治而后協心田里便  
安所謂時和歲豐而通受賜

可齋續藁後卷之二

可齋續藁後卷之三

奏申

辭免新除資政殿學士節制四川邊面

臣六月二十四日準遞到 御前金字牌入內內侍

省皮匣 御寶實封降下尚書省劄子壹道六月十

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李某除資政殿學士職任仍

舊可節制四川邊面特與依執政恩數臣竦聞渙渥

倍切震驚臣竊以陞華書殿視秩政塗中朝所以待

近弼之儀申命戎行兼制邊面南渡所以用重臣之

意如臣無似揆力已窮方當五疏丐休之餘忽被一

札褒遷之寵服君恩之至厚顧時事以敢辭第惟一

介臣之技分量不可過盈四封外之任司存不可踰越矧其孤立本乏才能經營襄郢猶新復未蘇應接巴夔比舊規復異正支吾之弗逮豈負荷之可添間者輒及鄰憂實關國事特以瞿灑戶門之相倚敢云岷嶠脉絡之與聞遽爾委之詎無議者茲天寵便蕃而並命繫人心觀感之一機自揅弗暇顧復侵官欲罷不能乃令進職不特犯弟子輿尸之戒抑且負小人乘器之譏用瀝由秉仰祈垂聽伏望 皇帝陛下曲回聖造宣諭輔臣如未容舊職之控辭且乞賜新除之寢免儻爲鄰助別付時才庶允穆於僉言亦退安於愚分

第二次辭免

臣昨奉 御筆除資政殿學士職任仍舊可節制四川邊面特與依執政恩數嘗具辭免今月十五日詔書不允臣祇承聖訓交暢愚衷竊惟朝廷圖任邊方貴量能而授人臣出任國事不量力則危必其智略可副於倚毗不待恩數曲示於優假臣自知庸老累有懇祈茲正當三且休之時豈應在五不韙之戒躡陞其秩兼制諸鄰嘗偃僂以備陳肆丁寧之益至上恩如此臣忍負之第臣去留之際蹤跡正不自安辭受之間觀聽尤所咸屬曆階而上實弗容冒寵越境之寄則不敢固辭蓋已條奏事宜拱聽處分猶恐其

難於踰度有如識者之共憂用瀝血誠存瀆淵聽候  
望 皇帝陛下收回天渥軫念時艱不必假臣以非  
所宜居之官所乞許臣以可以有為之請謹當報國  
何敢愛身所有資政殿學士及執政恩數決不敢祇  
受其節制四川邊面職事續降指揮下臣即當消吉  
恭奉施行

辭免宣撫出身恩命

照對臣閏六月二十一日準遞到

御前金字牌入

內內侍省皮匣

御寶實封降下尚書省劄子閏六

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御筆李某依舊資政殿學士

除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一面措置戰守進

司夔路又尚書省劄子并勅一道奉

御筆李某特

賜同進士出身臣叨被寵綏采增戰栗竊惟一月之  
內游辱九天之恩以若庸愚奚所蒙稱伏念臣連歲  
之請所冀者求退而非欲求進近日之奏所願者辭  
榮而不敢辭難正需處分之得宜則欲祇承而暫制  
詎期再命而俾兼人十年迭當制閩而復使之宣威  
三舉見黜禮闈而今叨於錫第且尚仍於荆牧始進  
次於夔封寵數之極恩禮之隆委任之專責望之切  
此時而有是命何說而可以違但臣考南渡以來以  
荆兼西土之事臣鼎雖除而中輟臣珙暫受而即辭  
况今荆牖戶之尚虞蜀籬落之已壞垂危之證有識



共憂矧時論之所陳見人心之攸屬或乞輔弼大臣之填蜀或須文武重望之帥荆以臣無能曷克兼領雖孤忠之自勉揆大義則當行二境受敵如其有虞一物不牢則將俱弊在旁觀猶駭若顧徒手以奚之蓋事力可以使人名稱豈足以使人威武可以卻敵官職豈足以卻敵偃然受此謹謂斯何不惟已有微取于上之嫌亦恐人有誘致而前之誚殞身違恤貽國之羞用盡露於肺腑敢再伸於傴僂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粗守於忠實念臣將蹈於艱危容臣穆卜剛辰奉行節制免臣疊勤君寵徒重人言將先來資政殿學士及今來四川宣撫使賜同進士出身恩數

並與收回所有勅劄已寄留制司激犒庫不敢祇受

### 第二次辭免

臣昨具奏辭免資政殿學士特與執政恩數及四川宣撫使并特賜同進士出身恩命今月初七日十二日連準詔書不允臣伏讀詔旨之及仰見眷眷之隆退惟么微豈應屢瀆第念捧土塞潰有識知其為難累棊致危旁觀實所共駭有如蜀患不待臣言朝廷假之以寵榮授之以委任 陛下申之以訓諭期之以事功臣復奚辭可以引避但政路禮秩不可躡而升儒流科級不可竊而取以連歲之切於請老顧何勞而偃然叨榮至於宣威建官事體尤重軍民之所

繫望夷狄之所觀瞻不必遠稽先朝僭敢近舉前比  
臣竊見前制臣孟珙辭免奏疏當時以寧武之節而  
建宣閩亦俾兼京湖之任而進夔門珙之言曰遽令  
赤手以當壞爛空虛不可支持之地臣一身不足恤  
一家不足道宗廟社稷之計是因臣緘默而誤之何  
以逃天下萬世之責珙又曰今日事勢非採蜀不足  
以保吳非資吳不可以採蜀若令臣奮空拳進司夔  
州決無可爲之理所乞豫於兩淮揀選精兵三萬聽  
其調遣且乞湖南兼隸當珙時蜀未大壞荆未有襄  
郢諸城邊面也珙之不敢輕進猶如此臣以文吏豈  
敢望珙將略珙以爲難臣何敢慨然易之前所以不

敢固避者以朝廷止令節制蜀邊時危衆憂龜勉酬  
應聖詔鼎至今乃必欲臣之祇拜恩榮進當閩任此  
則正犯珙戒委非臣能臣今以節制司行事已自踰  
旬若俾進司夔門固不敢憚前途兵糧之給足後務  
區處之得人臣自當擇日前邁惟是宣威建官一節  
則旣無孟珙所請之軍兵又無孟珙所料之錢物冒  
昧而往徒擁虛稱將來無以寬陛下之顧憂無以  
副西人之期望萬一事不如人意筆之史傳罪將誰  
歸是時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矣至於美名好爵  
足以榮身臣亦豈不願慕特以利害關係如此沐冠  
貽誚嗜殺取亡此又臣之所不敢也用是披瀝肝膽

不避再三上瀆淵聽伏望聖慈憐臣平生艱難之跡  
察臣今日慄切之悰寬臣以所可為不必強臣以所  
不敢容臣與蜀閩協力備禦隨機應接畢此冬防之  
後檢舉三年以來累乞休致狀放令歸死牖下所有  
恩數臣未敢祇受

第三次辭免

臣近在旬日之內屢被詔書之頒錫以霄獎之華勉  
之戎事之役君恩至渥臣子敢辭第惟一介庸陋實  
無能解之可稱三命寵綏俱非分量之當受敢輒忘  
其凌犯用別白以控祈竊惟公朝惠念閩臣歲加遷  
擢以循序而升則可若躡等而進則踰茲以遠臣驟

視近弼况俾聞於西略未有副於上心先榮其身而  
弗辭後敗乃事以奚贖此資政殿學士執政恩數之  
所以不敢受也至於宣威建閩事任不輕自狄巢近  
境以肆侵而蜀視比年而益壞圖惟其實當共扶持  
侈大其名徒耗用度况已行節制之事見此辦進司  
之裝不量力以承將掣肘是懼非特荊州委卑之未  
有亦恐渝閩牽制而難為此四川宣撫使之所以不  
敢受也又若科名之賜雖寵然由場屋而得則宜文  
字弗靈久已絕望賞功而予祇亦取羞况朝廷每以  
假於人蓋為任子不可居之選今焉藩翰之職初無  
流品之拘苟乘時徼榮恐貽誚有識此特賜同進士

出身之所以不敢受也。疊是三者，臣皆出肺腑之真，非飾情貌之偽。敢恃千一之遇，用罄再四之陳。伏望聖慈，曲回淵鑒，特賜盡收於恩命，俾令勉效於事功。俟畢防冬，許從請老，拜生成之罔極。雖銜結以莫酬，所有前項恩命，俱未敢祇受。

第四次辭免

照對臣自今歲以來乞休致者三辭免資殿恩數者二，逮除宣錫第併辭恩命者又三矣。臣之系瀆聖聽，罪在當誅。臣之控露愚衷，辭亦已竭。萬鈞所壓，一芥敢違。第臣十年兩闡愧，無毫髮以報公朝。三載累章，所乞骸骨以歸。故里屬西事之孔亟，奉上天命而暫兼。

此但當效駑蹇之力，以答殊恩。又安可貪爵秩之榮，以異初意。邇者三不敢之具奏，一無他之飾詞。載惟資殿所以示制闡之褒遷，臣則今已離制闡儒科，所以寓宣司之假借。臣則豈敢建宣司徒取此名，曷副其實。矧茲行役之際，聞諸輿人之言，謂臣此去遠則荆之留務，顧慮尚多。此行入則蜀之副闡，牽制寧免。荆之微力已疲於兩年之應，援蜀之殘力曷給於二闡之供需。近方已條畫利害，陳詎敢為官職榮進計。實懼荆蜀之俱困，將貽東南之大憂。用寧嬰犯於鼎，鈇難以祇承於綸綍。伏望皇帝陛下推回天之造，昭並日之明。矜鑒屢陳，收還重命。俾臣安心泝峽，畢

力應渝僮藉宗祏之靈獲寬秋冬之責早令休致實  
拜生全

第五次辭免

照對臣不避天威洵有陳奏伏念臣昨蒙新除資殿  
及宣威蜀道并賜儒科節次已累具辭免十月一日  
恭準尚書省劄子九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已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聞命跼蹐不知所措  
本不當再有違戾第惟臣自揆衰朽久懼滿盈十年  
荆淮兩閩犬馬之力已竭陳情納祿三載于茲非是  
今日旋求脫身之計比因閩寄迹遷叨放異數隣境  
急接洵錫隆名臣始終數月之間慊切累章之意迫

於時事詎暇身謀固謂委任則不敢辭恩命則不敢  
受蓋恐前後之所請心跡之相違也乃若應酬西事  
屢亦見之奏疏奉行節制弗敢不勉宣威建閩實非  
敢當蓋蜀已大壞非藉荆力不可也始意調遣而上  
統率得人應接其後掎角叶力或可以施淺略起壞  
證竭來駐峽尚阻進變頓覺思慮損心區處失節雖  
事勢至貴於審度而君命未免於淹回進止一謬恐  
誤事機去留載陳正俟處分自料必貽於罪謹豈復  
更望於寵榮用瀝愚衷重瀆淵聽伏望聖慈俯察孤  
危之跡非出虛偽之辭早賜收回前項恩命或未加  
黜謫且令扶持二境支吾一冬即許請老而去實拜

隆天厚地生全之賜

乞留夔帥手奏

臣竊惟北寇未息時當禦備之嚴西警言浸深日頗傳聞之異諒關眷聽不待臣言臣適閱邸文知易夔帥以中朝之有命在外閩以何辭第惟與荆唇齒利害相關係蜀背吭形勢當慮利閩之籬落固已急瞿灩之門戶亦不輕矧築新城未見端緒既已立此的以示敵必須付之鑰以得人中道遽移後手孰繼况糧無一月之積而兵之千人之屯若使小有疎虞豈不大為梗塞臣累陳愚畫具告公朝正望先陰雨以綢繆庶幾作風寒之遮護宣今遷改夔懼空虛此非止

於荆憂亦未為於蜀計蓋聞宣於渝閩每事類有弗合宣於蜀將平時多不相能既弗合則慮有弗孚不相能則易至相激茲正當膠轄之際豈宜使扞格其間本為防蜀之圖乃失保夔之任更望聖慈宣諭宰輔若必欲令韓宣徃任利帥則竊恐劉濟難付夔城速須圖回早定委寄臣見俟丐休之得請不當越次以有言浸淫波及慮關安危拱默坐觀慚負俯仰敢陳管見密告淵聰失此夏月玩忽而弗思將見秋風措置而無及今日之事固當為應接西南計尤當為保護東南計也惟 陛下加之意

乞早除荆閩奏

臣不避天威輒有陳奏上于睿聽臣竊惟荆蜀兩閩自昔各當一面臣以庸陋始者誤蒙朝廷委兼節制時當危急不敢控辭繼準宣威之除且被趣行之旨靡容駐峽乃俾進渝在臣自當捐軀豈敢避事但臣今來至蜀已涉踰月離荆將跨半年載念昨於八月二十八日終抵松滋又於十一月初十日既次秭歸兩嘗具奏欲望公朝早除荆閩正以後務之事恐關北顧之憂歲當更端日俟造命今乃猶未蒙朝廷處分臣竊見京湖兵事雖付呂文德總統司存留事雖委蕭逢辰兼管竟是事權不能歸一意見恐有不齊冬防之粗安雖幸無虞春哨之將動實所深慮兼目

老酋營鄰近迫吾襄水將漲而固我舟之宜草漸茂而亦彼騎之利圖回應變授任豈可弗專倉卒命帥臨期則已無及臣今相距二千餘里外一自沂峽每事已不能遙制止緣未除新閩猶且兼繫舊銜或者傍觀弗亮中臆不知臣已屢請將謂臣不一言只爲蜀謀不思荆計倘或遽書倏警邊吏稍踈公朝又勤宵旰之懷愚臣寧道春秋之責此身何恤惟國是憂用敢再披血忱以告伏望 聖慈早賜 眷斷宣諭宰輔亟選文武威風之重臣或嘗更閩寄素負時望者授以京湖制臣職事一新觀聽分任封疆不勝軍國之幸

回奏 御筆節制四川邊面

臣今月二十四日恭準 御筆以臣繳夔門書言紫金事蒙賜 聖訓者臣竊惟以邾析聞因鄰言而難掩貽漢關顧揆臣罪以當誅敢期淵聽之兼容俯錫奎章而下賁寵之異數授以神謨敬稽首以欽承知鞠躬而激烈 臣妄謂兵家勝負之事此亦其常朝廷處置之宜則無不服恭覩昭回之訓已新區畫之規將命姚韓分任益利且以夔子上流之重復擬文德西泝之行當衆心疑懼之靡遑幸聖筭經營之先定果三將之協力與一帥以同心是雖多虞尚克有濟第以韓宣方辭而未進文德之動或弗孚索裘毋俟

大寒徹桑正宜未雨若待秋冬而後處寧無宵旰之上勤至於委令微臣節制邊面因考前朝之典故不同今日之事機臣浚之除節制沿江蓋自有宣閩之寄臣鼎之請節制吳玠然終輟蜀道之行浚則運掉近在目前鼎則意向固見於言外以二臣之重望豈一介之擬倫今俾兼制於二千里之遙始假虛名於諸軍校之上鞭長而腹弗及臂使而指不隨矧朔一司尤繫群望獨見豈能慮過空言不可用人韡謀浸深荆力有限正恐兩地俱急爲彼所窺設或一面稍踈伊誰之責臣茲承寵命交懼愚衷雖艱難多故臣子不容引辭而職事相干體統尤當審處僮昧此



危機而冒受是誘於好爵之爾靡臣已瀝私情備見  
公奏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言之至切防事會於未  
然速遣重兵而命大將回人心之機括守邊面之喉  
衿容臣下流姑仍西援天其爲之佑順日庶有於底寧

貼黃

臣竊惟建置一司遙制於二二千里之外既自專  
閩安能兼人必令受命靡辭惟恐掣肘是懼臣竊  
觀左氏載孟明之事不以一責而遽止君子是以  
稱子桑之忠誦繆公之明唐杜黃裳用高宗文於  
蜀托言劉潼爲代卒能成功今日之事臣欲望  
陛下更入睿筭毋輕更易但乞速下有司遣將調

兵共支大敵庶免費朝廷一番區處伏候 睿指

御筆批答回奏

臣比叨恩渥嘗具奏陳正惟艱難之寄非綿力可兼  
寵數之榮於微分尤過用祈反汗實出由衷敢期淵  
聽之鑒臨游賜奎章之勉厲恭誦睿訓洞燭戎情良  
繇揀蜀之貼危將俾資荆之應接此何時也其敢辭  
乎然蜀境破壞屢與昔殊恐荆力單微不暇他及已  
備陳於條畫正抵俟於聖裁茲蒙諭臣勿辭戒臣受  
任既籲天而靡徇容消日以敬承第聞宸謨之委畀  
雖隆時論之流傳未一或乞輔弼大臣之入蜀或須  
文武重望之來荆臣冒進則有不量力之譏願留則

有欲固位之誚矧羗情雖充國不能逾度而蜀事雖  
葛亮未易逆知以臣之愚安保必濟既任此封疆之  
責所恃惟宗社之靈敢望聖慈詳加英斷俾進退俱  
無於失據願死生當竭於報圖保此孤蹤歸之洪造  
已領節制司職事于奏

近者恭奉 御筆以蜀事上關聖慮始除臣以節制  
繼命臣以宣威臣巧休未俞乃辱委寄揆才弗稱已  
伸控辭緣連准指揮趣臣領事載念蜀證危急之日  
有非微臣避難之時其一介惴惴已累具疏奏乃若  
宣威恩命則無此事力不敢當此官名昔趙鼎孟珙  
所不敢兼臣豈敢任如節制司事則臣敢不奉詔今

已取三十日庚子望闕遙拜祇受布宣明指徧諭部  
屬移書將帥勸以事功大搞士卒新其觀聽亟檄僚  
掾親往以商確釐調兵戍續進以捍防繼此隨事之  
宜盡力以應所願飭秋冬之備或可寬宵旰之憂第  
臣自五六月以來得襄陽邊報虜見聚兵河南將以  
今秋大入謀窺襄漢近謀且益緊又臣今月二十九  
日得蒲澤之近書閏月十四日虜哨已有至大獲長  
寧者雖即驅逐出境賊勢似已動觀此兩地所報大  
與常年不同臣未能前驅且有後顧臣已諭蒲澤之  
勉之以隨宜應接檄呂文德來此以共圖住行目前  
敢以節制司至緊者二事爲 陛下告一則朝廷調

江淮萬兵入蜀初謂可以增戍以今所聞僅可補亡此視已亥督府調兵西援已大不及矧傳他路調遣率多老弱充數而器甲且弗備亦未見報到以何日起發深慮姑應官差之命莫紓國事之憂伏望

陛下亟諭大臣勉厲他閫速調精旅兼程而前更備後着毋恃孤注一則臣據蒲澤之二十三日書余晦聞召命已不管邊事澤之見以監軍節制行事此正蜀道轉旋之機妄謂名不正則事不立臣猶在遠責在澤之授鉞而任號召始專弄印未予精采何有臣雖諭以同舟而共濟俾毋掣肘而自沮亦嘗具見前奏伏望陛下併諭大臣速頒成命除澤之以四川

制副庶資協力沆濟後圖

照已撥科降付四川制總司奏

照對朝廷往命宣制閫臣入蜀科降錢物自有舊例臣適當危急之日猥被旬宣之行所請科降僅蒙朝廷通行科撥計十七界交一千萬銀三萬兩金銀帶牌等尋雖陸續稟請別未蒙應副截日郭章已管押到者止是小交三百萬并金銀帶牌等其韓顯見管押錢銀尚在道未到伏念臣祇受宣閫之命雖是在邇然以節制司行宣閫事自閏月迄今實已半年中間開府支搗四川諸軍調遣京湖江淮軍馬赴援遣將委官接續西上及連月戍峽并一行水陸軍馬進

司重慶并官吏將佐半年俸給支過錢銀糧米等用度浩瀚蓋已不可勝紀盡是於京湖制總帥府諸司那融應用所準朝廷已科到小交三百萬寧復更有餘在今來既至重慶凡調軍犒軍等支用並合從四川制總司庫支給若爲荆蜀各閩窠名計合筭見數目俟韓顯管押到續科錢銀撥還京湖臣重惟蜀之兵民官吏半年待宣閩之來豈不望扶持其急缺今提數千旅而至朝至而夕取給於有司但見重耗事力兼又日擊蜀計窘匱如此豈堪更供兩閩支用區區謹體朝廷以荆資蜀之意將帶行沿途支遣各司餘在錢銀盡數刷湊十七界京交三百萬貫準朝廷

元科已到之數并金銀帶牌等並發送四川制總庫交收所有韓顯管押續科錢銀候到併送收管以備支用庶幾財賦窠名端正界限分曉不特使蜀人知臣此來未至便用蜀中財賦亦見臣自開鄧閩行宣司以來未到重慶以前並是藉荆力支吾今自十二月初十日到重慶以後纔始支用朝廷科降錢物雖荆力因此未免於疲敝而蜀計賴此庶少寬急迫除已將上項錢金銀帶牌等已撥送四川制總庫取到收附外所合繳奏朝廷伏乞睿照惟是蜀力竭矣事會難測費用無窮民不可重困楮不可多抄自此朝廷須用以東南之力救蜀荆州事力自此不復可以

再仰矣本司見據制置蒲大監連狀乞備申科撥別具狀申却乞朝廷檢照宣撫李同知孟節使兩政近例及本司累請多賜科撥施行

乞貼科四川制總司秋糴本錢奏

臣以非才誤蒙聖恩推擇旬宣蜀道延見軍民吏士亦既越月載念昨奉明詔恭誦 陛下訓詞所及軫念蜀民仍歲不得息村墟寥閭井邑蕭條荷鋤無丁聚廬無託丁寧懇切播告中外莫不曰仁哉王言此天地父母之心也詔旨申諭且將犒我將士賑我人民此又 陛下不特載之空言方將見之實惠蜀之三軍百姓既家誦而戶知之矣近準朝廷頒降銀兩

給犒諸軍營壘雷離已慰徯望獨蜀民未霑溥博之澤猶有愁歎之聲臣自入峽以來願思布宣 陛下德意而羣然生齒焉能人濟諸洎晝思夜慮未得其策因閱入境所受民狀大槩以制總司連年秋糴爲苦類丐蠲罷臣非不知先朝李繁總蜀賦首罷民糴蜀人至今德之然當此邊戍未休歲計所仰三軍整戩待哺一日不可無食非與民爲市何所取辦此固未可要目前之譽而輕易議免也徐而考究秋糴始末蓋自前閩以來行之已數年大抵以人戶家業錢敷派此外別無秋苗之輸名糴而實歛也姑舉一二年間所行淳祐十二年余玠任內元敷八十二萬一

千餘碩實催及五十一萬一千餘石實祐二年蒲澤  
之權司元敷五十七萬五千餘石實催及三十二萬  
二千餘石實祐元年減糴數多故不具訪之故府以前年分往往  
有糴及六七十萬舊歲以值秋旱且寇早入故不能  
及數則是蜀餉一年調度幾取辦於秋糴者過半焉  
戍夫撤糴未可罷也獨惟有司於秋糴之外又有和  
糴立價猶時有高下秋糴立價則諸郡一等參照前  
後體例余玠任內民間米直大約每石四五百貫而  
官司秋糴每米一石支第一料川引五十貫文以京  
券價揆之纔比十八界五百文僅是銅錢一百文足  
耳蒲澤之權司以來民間米直大約七八百貫官司

秋糴每米一石增支作第一料川引八十貫文以京  
券價揆之亦只比十八界八百文僅是銅錢一百六  
十文足耳使此錢盡到民戶止得償時價之十一况  
又取贏於斛面減剋於吏手採之衆論但白輸爾蜀  
民雖已習為常例然豈能無怨今嗣歲方興引領東  
向亦望朝廷推斗升之惠以活我當春和時奉行寬  
大正當恭體明天子嘉惠遠民推廣實德庶不失細  
書一札元行之旨臣不揆狂瞽擬乞朝廷行下四川  
制總司今來寶祐三年秋糴仍循舊例以家業均派  
但於制總司見立官價上朝廷特與寬恤一年斟酌  
適中每石與立價通作第一料川引五百貫文一體

收糴除制總司仍自管認八十貫之外其餘貼科糴本朝廷給之仍令明見榜示其實祐四年以後却自從制總司舊例酌度區處蜀民當此大兵之後稍蘇今年之氣脉實被一分之寬賜臣再會約糴數且以五十萬石為率每石第一料川引五百貫總計二十五千萬貫內除制總司管認四千萬貫朝廷合貼支第一料二十一千萬貫雖為數若夥然以蜀中見行銀交計之止該二百一十萬貫蜀之銀交亦猶東南之十八界交相類也以是計筭則亦不為重貽朝廷費陛下倘不以臣言為非惻然見之施行乞令有司行下蜀閩令項抄造此項銀交之數專椿貼糴不

許從而多造是亦一時權宜濟民之策庶使遠民皆知明詔不為虛文全蜀幸甚臣管見如此亦未必上合廟論伏乞睿慈宣諭大臣裁酌可否而施行之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

乞休致奏

照對臣一介謬庸百無伎解誤蒙簡拔荐玷蕃宣憂患相侵筋力久竭乃者二三年之陳控十餘疏之丐休所祈餘生歸老故里曾莫回於乾造俾進戍於坤維屬方艱危安敢辭避恭體睿旨廟謨勉令其暫入固知宣司制閩並建之久難今則至渝雖閱時之未深然而在荆已半載之兼制始虞北隘困急而賴已

圍解繼慮西寇盤治而幸亦道歸既稍寬西顧之憂  
自合上東還之請兼臣疆陲徧歷已迫頽齡風土不  
諳居多病日形體幾頓為之枯悴精采不復可以振  
揚此衆目之共知無一語之敢妄僮留未去必斃於  
斯况當蜀計良費於支吾只須制臣自足以運掉徒  
使官吏添一司之費寧免將士處兩姑之難雖脉絡  
未嘗不通而贅疣終覺何補用伸前禱庶無後艱伏  
望聖慈俯察愚悃諭宰輔為專任制閩之計從微臣  
昨累陳休致之章放歸丘樊俾事醫藥實拜隆天厚  
地生死肉骨之賜

再乞休致奏

照對臣一介疎庸誤蒙

陛下簡拔洵更藩閩無補

涓埃齒髮既衰精力已竭頻歲以來屢祈納祿去秋  
西事孔棘始叨兼制之命繼被來宣之除自知非才  
豈克勝任中間以荆蜀兩地牽制暫駐月峽亦恐蜀  
力凋耗不宜宣制並建嘗得九月三十日左丞相書  
言上憂蜀事甚切勉臣一行切勿滯留夷陵且言但  
得臣身到渝城稍候蜀事之定即可東歸繼又得左  
丞相十月望日書言今日蜀事之急莫如西安之圍  
未解令臣體承聖意勉為一行纔到古渝賊退即歸  
又臣得十月初五日董參政書言是日奏事上問  
臣入蜀之期聖諭有云只往宣撫一番即還亦可參



政就奏如聖斷許其如此臣當報之得旨卿可以此  
勉之臣恭奉睿旨廟謨丁寧真切用不敢辭避遂以  
隆冬泝峽兼程進渝極力調兵協謀辦賊仰藉宗社  
有靈皇威遠暢將士用命吉語踵來始憂竹隘危急  
而隨幸釋圍繼慮西寇盤泊而亦已退遁其在兩三  
月之頃不止十數捷之聞伐賊謀於方張回士氣於  
久挫蜀事視前亦自稍定矣臣載思宰輔之語恭體  
聖明之知其於此時已合請去而况臣以病軀荏苒  
連月留則將有隕越于下之患蜀以殘力供億兩閩  
久則恐至淪胥以敗之憂以此臣於此月之初嘗具  
奏疏乞檢會累請特許休致亦臣前者免積願支吾

一冬即許請老言可覆也伏恐公朝未亮愚悃不避  
斧鉞之戮載犯雷霆之威欲望聖慈宣諭宰輔弗渝  
明訓曲保孤蹤俾臣守本官致仕放歸田里以養沉  
痾所有蜀事制臣蒲澤之久在西邊孰諳兵略足可  
備委寄寬顧憂伏乞睿斷早賜處分容臣夏潦未盛  
出峽實拜天地更生之造

三乞休致奏

照對臣以二月初三日二十日兩具奏疏乞檢會累  
請放令休致三月二十六日恭奉九日詔書不允臣  
祇誦訓辭感深涕泗臣以孤危之跡受殊特之知圖  
報國恩敢徇身計第念由荆泝峽屢奉宸謨自秋徂

春幸道邊責兩司之並建難久一介之亟去為宜敢  
期眷慈猶賜勉諭乃以渡江前脩受任而示戒顧臣  
庸陋豈敢擬倫因思昔者張浚歷年之多蓋其自禮  
侍進樞廷建宣闡時方年三十有三齒壯氣銳以所  
負材略始出膺委任涉歲月之稍久亦事勢之當然  
如臣則幹方淮荆兩闡十載度嶺入蜀險阻備嘗三  
竭再衰馬力已盡年垂六十顧影栖然百病纏身日  
事藥裹豈可與浚同日語者兼以浚開府川峽之時  
蜀非凋壞之蜀且京西湖南北悉隸之兵多財足將  
士一心運掉如意今比浚時何如哉以浚社稷重臣  
精忠無媿而當時且不免浮議至有醵金募人訟之

者事功之難居復如此臣視浚為駕下而天語顧欲  
以浚望之可不懼哉臣日者之請蓋以聖訓嘗許即  
還廟謨嘗約即歸蜀之人士亦皆知臣可暫難久之  
規且念比年旬宣于蜀稟僅及朞琪纔數月蓋暫則  
可久則難也臣累年抗章納祿盡出真忱豈敢更復  
貪戀名位幸而蒙公朝保全一去以蜀事付蜀闡臣  
猶可扶病軀返故丘活餘年荷帝力不然臣之身不  
復計惟恐缺蜀人之望掣蜀帥之肘供億竭伎倆窮  
憂端叢謗議起不為玠斃則為晦斥國事不堪再誤  
矣用敢不避霆擊存扣淵聰伏望 皇帝陛下如天  
鑒燭察臣非有辭難避事之心憐臣子立無與之蹤

履危陷險之久曲從籲告早俾歸休臣死日生年不忘聖德

回 御筆奏

臣今月二日恭奉 御筆以臣游奏西休特加勉留勿復有請竊以井絡來宣陳情當去奎章遠播賜諭俾留聖恩優渥以如天愚分凌兢而無地敢殫懇切載瀆邃嚴伏念臣本以庸才誤膺煩使一生江海風濤之險備嘗十載淮荆犬馬之力已竭累從近歲祈返首丘屬因西土之艱危勉奉 上恩而馳驚聖明有訓宰輔具言速其泝峽以于征許以至渝而即出幸騰月捷稍釋肝憂方私心仰望於保全而溫旨猶

勤於勸飭受恩如此寧忍負之第臣精慮已疲於前課效難責於後顧再衰三竭雖作之而弗興况一傳衆咻尤凜若而可畏事之當慮臣已屢陳茲恭誦於睿謨期俾還於舊觀厥證深而豈匕劑之可起前車覆而為後轍者益艱遠揆浚炎是安可同日語者近稽稟珙亦皆不踰時去之蓋久于斯其敗決矣此在臣所不足恤惟恐蜀愈弗可為今制閩素所諳嘗實為西土之望倘宣司無所施設祇重南人之羞抑有難言不敢具述伏望 皇帝陛下昭皇明於千萬里之遠鑒近事於三十年之間閩外臣豈無一能適逢時會天下事不堪再錯勿重人言念臣粗宣力於疆

陟俾臣早投身於田里天高地厚願垂從欲之仁日  
升月常猶有報恩之所干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  
之至

蜀邊利害奏

臣今月二十二日準 詔書以臣再乞休致所請宜  
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昨在京湖自壬子春乞令  
休致于今四年實自知精力不逮必至誤國而有此請  
公朝以時多事非惟未遂東歸乃俾西泝始令暫計  
今乃淹留茲又一再懃告復閱俞音且近承宰輔貽  
書密傳眷意許俟及冬而去臣螻蟻孤蹤豈敢屢瀆  
惟是宣司之建自去夏閏晦以節制司行事今將一

年孟珙嘗謂非得三萬兵不可入去秋臣離荆之始  
兵猶半之今目前除遣回外荆旅僅存五千餘人內  
程大元二千五百餘人尚戍閬州七百餘人隨晉德  
守叙其在重慶者今不及二千所謂宣司帳兵川南  
各二百人耳伎倆止此有何威力乃若宣司科降則  
李璫孟珙自有近例今臣蒙科降十八界交二百萬  
貫銀參萬兩已撥付四川制總庫交收除去冬未到  
渝以前資荆力支遣今半年之間節次共支過金銀  
錢引紐計第一料貳拾捌千餘萬計約元準科降幾  
已支過前項第一料之數是截日科降已無分文矣  
資用如此何能施為至於今年西事則前者冬春之

間臣以虛聲支吾仰賴朝廷威靈屢以捷告我有勝氣虜有懼心深願承此機會去其巢穴其如議論之無成說錢糧之多掣肘將帥之不一心今亦徒言無益矣賊連月備我茲乃聚兵以窺我自此月十三日來犯閬城雖次日一戰即退今踰半月出沒於果閬蓬巴之境尚未北遁當隆暑如此本非賊動之際緣虜巢不遠故無休息之日抑亦覘見我之深淺敢爾盤泊無所顧忌臣雖與制臣商確遣調張祥等前去戰遏行下姚世安等出兵牽制但以距秋密迓賊若未即退去阻我邊餉妨我農穫最是蜀之廩儲將罄正望一稔民命所繫東路耕鑿不多垂欲登場倘或

我當待哺之際賊啓扼吭之謀因以為資豈不可慮蜀病已危而又添此一惡證雖蜀人皆謂虜必自去以常目之臣實懼焉至廢寢食今所願臣言不驗虜哨即回不至如前所慮則幸萬一虜謀或出於此兵力未能去之則勤陛下西顧之憂將尤甚於去歲矣蓋去歲公朝雖以蜀為憂猶有京湖提兵應援一着蜀之糧儲尚可繼虜猶傳說東南遣一宣撫而入必有重兵尚可退敵今歲恐公朝不復以蜀為憂徒見冬春間事一時粗定必謂宣制兩司略可倚仗而不知虜已窺我且易我向後彼勢日愈熾我力日愈竭至於兵殫財乏糧罄民空而束手無措將蜀不可

為矣今不言之而異日言之恐無及此在他人則掩諱臣不敢也臣今奉明詔謹未敢言去所願陛下詳臣所陳諭大臣早為救蜀計而已此外臣惟有捐軀報國不知所云干冒天威死有餘罪

辭免轉官奏

臣今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御筆賈似道李曾伯各特轉一官丘岳特除龍圖閣直學士職任並依舊寵數渙頒微躬震惕竊惟進秩之典所以序勞錫命之榮且將因任臣一無功之效報累有疏以丐休蟲負南幸釋於兼荆鼯技幾已窮於救蜀正以舟艱於共濟絃解而當更積薪寢

上踈教愈深大瓠呼中贅疣可削恪奉及冬許去之旨敢萌踰歲望遷之心重費聖裁聯升樞級分已盈而詎宜增益力不逮而將速顛隳用瀝由衷仰祈反汗伏望昭回天監保惠塵蹤俾仍舊階特寢新渥少畢驅馳之役汜投寬閑之濱

四乞休致奏

照對臣昨於三月二十七日游具奏疏乞檢會累請放令休致五月二十二日再準四月二十七日詔書不允臣恭讀聖訓感激愚衷屬時夏哨方侵秋聲將迫又緣被命區處類省以此連月恪共職次未敢陳瀆今邊防布置已定川省引試已畢以蜀事則制

臣位望已孚以夔接則策司除授已久以宣司兵力則發遣回戍已多臣於此際可以言歸竊伏載念荆蜀之相資已非一日嘉熙間嘗命荆閬兼蜀宣以運掉非便不數月而改兼夔路制置大使又不便改兼夔路策應自是六七年間聲勢上聯下接將士秋戍春還荆蜀使之癸丑之夏公朝再建策應臣叨恩兼領敢不備殫救隣之力去夏以來止緣紫金失苦竹陷廟堂倉卒以蜀亡為憂自策應改而節制節制改而宣司名稱雖殊氣力則一始命進夔繼命進渝始令暫入繼成宿留田幸而國威所及吏責粗逃其實蜀已有制閬奚必再建旬宣夔當置策司自可專任應

接蓋宣制並建供億徒繁昔為一項費者今為兩項費以承平之蜀且難况破碎之蜀乎臣與制臣雖是同心而共濟豈無掣肘於其間設或誤事祇相諉責至於荆兵來赴蜀戍出於策司所調則帥在峽外士卒知畏其主不敢有怠心今之宣司雖是舊嘗撫循士卒已視如客豈能無去志此利害亦自易見特議論之臣徃徃不深察耳重念臣一生艱險累任疆陲衰病相侵歸氣已墮乞骸抗疏亦既四年冒昧此來初非貪慕官職向使竹圍不解西寇不退臣為罪首久已斥去今自去年閏六月晦以節制行宣司事已踰一年兩閱月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入境領印亦既

九閱月于此揆之宣威近比皇僅一年珙纔五月歷時已自過之而艱棘甚焉犬馬之力至此竭矣茲幸公朝大柄一新科瑣邊吏莫此為急罷宣司以專制任舉夔事以屬策司以一軍心以省邦費此實上流先務非臣私計也兼臣昨得輔臣密傳眷旨已蒙陛下矜憐許臣及冬而去今轉眼且冬矣臣自入蜀並不曾干預財賦凡遇科降盡付制司如有軍用就彼支給即無首尾縮繫謹齋心瀝忱不避萬死敢以上塵聖聽伏望睿慈念臣徧更三邊孤立萬里曲回大造保全微軀宣諭輔臣俯從前請將臣放歸田里實拜隆天厚地生死肉骨之恩干冒霆威跼蹐俟罪

又手奏

臣不避天威輒伸危悃上干睿聽臣竊惟人臣事君之義雖東西惟命力所當盡者不敢辭然進退以時勢所當更者不容已臣猥以庸繆誤蒙簡知淮荆嶺蜀洊被煩使鬢髮凋落精力殫疲顛天巧休已四年矣去秋西泝之初幾若蜀危在旦夕臣冒昧受任僥倖無虞圍解寇退之後即合格導聖謨俾之出峽舊相意欲諉咎尚令勉留宣司素非久建之官今自去歲閏六月晦以節制行宣司事已一年兩閱月入境領印亦既九閱月于茲揆之蜀宣近比皇僅一年珙總數月歷時已過而况壘珙之時蜀未至大壞宣司



猶不容久今以空虛積壞之蜀宣制並立供億倍繁  
增印錢引則窮屢請科降則瀆此而弗革斷不可支  
兼向之嘗建宣司正以弗便而改為策應今宣司即  
策應也去秋帶行荆旅近已發遣太半回歸止存五  
千比因命令不一淮軍之脚動而心亦動矣司存名  
稱雖在事體已殊尚復贅疣轉見掣肘所幸目前蜀  
事稍定秋防粗已布置川省亦已引試蜀閬蒲澤之  
素諳西邊事宜位望已孚荆閩吳淵已兼夔路策應  
風采方振各專厥任委當其才臣於此時不容不祈  
哀於君父乞身而去實為國計非但私計也臣已具  
公奏外伏望聖慈矜憐邊吏驅馳之久俯踐輔臣申

諭之言特賜以時頒命俾得及冬遂行三十年來南  
人帥蜀鮮克善去臣獲賴聖恩存殘喘歸老田里實  
拜天地更生之造臣不勝跼踖俟命之至

回 御筆奏

臣比者不避霆威存祈休致正懼塵瀆眷聽罪合嚴  
誅今月二十六日恭奉 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二十七日又准親灑宸翰俯錫恩言諭臣以寶峰寇  
謀甚深正湏掃蕩勉臣以過此一冬却為處分臣拜  
手伏讀仰惟 皇帝陛下明見萬里德並兩儀曲憐  
一介之微俾有再生之望其為感戴未知報稱之所  
載念臣區區此請非但徒為私計實有切於公家蓋

蜀自有制臣蜀力當省於供億荆已兼夔接荆旅當聽其指麾兼思播之備禦攸關必荆蜀之脉絡相貫事勢至此亟須改圖此其由衷已蒙垂鑒至若寶峯之事上遺君父之憂臣大愧寡謀未能辦賊實由機會一失巢穴愈牢非有重兵難於輕舉今勢用養力以俟其釁制臣蒲澤之若顯任此必克圖之臣既蒙天語留畢冬期臣恭當遵奉堅四封之守必一日之葺率將帥以飭軍實督糴餉以辦糧儲庶幾臣雖東歸蜀免後慮所有宣司將來不過結局却非易帥之比目前謹未敢荐有奏請惟知恪共職次祇俟聖恩

邊報事宜乞加備奏

照對蜀自狄難備在西邊猶以虜入之多岐常苦兵力之不足臣到蜀之初今春即得瀘南帥司言賊在雲南頗迫叙州長寧以裏諸蠻洶來告邊臣雖以為慮中朝尚以為疑今自九月下旬叙州橫江之外忽有警報莫知何賊同時黎州申到謂韃已破烏蒙以地里而參之恐賊哨之出此本司已隨宜調遣防托見之申明今月初二日又據長寧備呂告蠻申到事宜具言賊自八月透入近蕃以兵往援戰勝俘獲賊已穿出叙州小江蠻地若然則與叙州所報事情已自略同已再申外臣竊照此賊今係深入夷腹繞出蜀背舊惟扼馬湖以備北今乃越川江而在南目

前以蠻能抵敵猶恐輕哨之未敢進向後若賊知蹊徑安保大勢之不繼來雖曰賊謀恐在諸蠻然於漢地亦有往轍長寧賊哨皆到謹按六合掌運圖和州亦州柳此賊今在叙寧相對若其取蠻路則呂告之下過阿永蠻即羅氏即播州界由此而通思通沅靖若其出漢地則長寧之東即是南平由此而之涪夔之黔施接澧峽兩道之所出重山大林雖尚隔涉天其佑順雖未必至此然獸蹄之所嚮猶鼠穴之難窒寧過於備而不可無備者最是賊若往蠻地羅氏思播諸處猶各有兵力自保其境若出漢地則夔路江南邊蠻諸郡昔所弗備俱無兵屯人知賊出蠻地為憂而

不知出漢地亦可憂也蜀兵盡在江北諸城與賊對壘撤前籬備後戶且不可而况諸蠻之地又在境外乎今日之事惟有自朝廷作規畫當視如頭然之急毋使至唇亡而憂速調重兵一項多萬人命大將屯蜀地蜀閩不敢預却聽夔路策應司調用持重養銳視賊所嚮若果出蠻地則俟思播有急便道出思播境與楊田葦叶力扼之險要倘或出漢地則夔涪施黔間儘可據險防遏賊若知我有備却未必敢入此萬全之策也不然前險既越後注恐孤臣猶窺危之臣奉命來宣去冬猶有少兵力今回戍調戍外駐渝帳下零丁無幾若以益兵請朝廷但謂止為蜀計今

所陳非止為蜀實為國也證狀如此臣若噤不一言則為不忠他時誤事諉咎何益用敢昧死以聞伏乞睿慈宣諭大臣詳臣所陳事宜亟贊聖謨早圖回而施行之不勝宗社生民之幸

乞調重兵應援奏

臣十月初三日以賊自蠻中迫叙州漢地嘗具奏聞自後南北兩地邊報日急已節次具申樞密院今自十月二十四日以來南則賊馬透出叙州慶符縣本司所調都統張實尚在清平洞下與賊相拒今月十一日午據叙州烽火告警是賊又出江前竊疑賊勢與北來之寇相期而合則上一扼嘉定援路或循南岸

而下則下流震動北則興元寶峰又添生兵自今月初二日閬州渠州兩處烽火同日告警閬自寶峰入渠自米倉入又有一路渡白水江向西今月十一日合州報到賊馬已迫順慶沿嘉陵兩岸而下且近據巴州遣去通事羅守祿親入興元探到事宜言解峽雖死賊酋鐵都必這赤等分頭入寇逆臣南永忠高貴畫策引領言今歲欲緩入遲出欲哨重慶聚嘉定然亦未測所向但是今歲賊勢不同常年常年雖犯東西兩川猶一江之可恃今歲乃出南北兩岸且分路而大入衆論皆慮賊虜如己亥之警言而朝廷未有己亥之援去歲朝廷以苦竹圍紫金失謂蜀且亡調

援星急揆之目前事體其憂過之臣見與制臣蒲澤之每事商確隨力捍禦北邊之備雖若粗密南寇之入實所不虞深恐繼此南北相合上下分哨腹背受敵咽喉中梗不勝危急之慮所有臣帶行援旅除發回外為數無幾且多調出根本重地外強中乾今自入秋以來屢嘗請兵于朝截日並未蒙遣發一兵入蜀此而不以告之陛下後恐無及矣欲望聖慈察事勢之孔棘諭宰輔而共圖急遣大將重兵如己亥人數火速入蜀為保護東南頭目計毋謂有宣司在蜀欲以虛名卻敵至誤大事此外臣惟有捐軀盡力以報國恩

貼黃

竊照己亥援蜀督府調兵三萬余玠用蜀十年壬子歲賊兵一入即告朝廷乞調呂文德以二萬兵援蜀時蜀事未甚急也然蜀兵之不足於用於此已可見舊歲去相以文臣援蜀命武臣權荆皆謂倒着碁子今乞陛下宣諭宰輔視蜀當如救焚溺以重兵大將趨向緊地前者慮賊出思播故備沅靖今幹腹之賊既出蜀道目前思播却寬欲乞急調備沅靖之兵以備夔蜀庶無透漏荆境若賊不出於夔蜀而仍出思播進前控扼亦一便也伏乞斷自聖衷早賜處分施行

回 宸翰撫諭將士奏

照會十二月初一日恭奉 御札以韃為不道幹腹之謀有年盤礴瀘叙外姦計叵測聖念將士出身以當鋒鏑冰霜在候未獲休息令臣以聖意諭之早殲此虜第功來上竅惟臣無勇略以虜遺君父之憂帝有恩言聞詔動武夫之感肅容祇誦附已凌兢眷念坤維洵當知厄北寇方分頭而大入南邊復幹腹以交侵蕩搖我封疆戕耗我根本此非小變不同常年正當壞局不可支之時驟添異證出所料之外有如此事勢已屢奏陳臣比年在荆極力援蜀茲處艱難之會皆有危亡之虞率眾登陴知捐驅而共守麾軍卻

敵顧搏手以曷施是皆駕空恃幸於前時又且積弱取輕於連歲覘吾無具肆彼狡謀諸賢不圖實利害以救蜀中大槩多持虛議論以誤 陛下靡權量於事力徒鼎建於官名雖共協心寧免掣肘今賊有三面之入而兵無一旅之來正切隱憂懼負隆委忽覩漢扎如綸之布豈勝楚師挾纊之溫臣謹已恭示制臣徧諭將士俾共思於奮發期仰副於丁寧敢瀝危悰重瀆睿聽伏望 皇帝陛下俯念巴蜀腹背之俱急實於東南頭目之相關宣諭輔臣亟命大將提重兵而進援驅此虜以就殲蜀獲再安顧憂儻釋臣其萬罪黜謫何辭

貼黃

臣竊照蜀自去年以來已歷二危證若苦竹不解西寇未出一危矣夏哨久留秋糴難辦再危矣皆幸而免今南幹北哨交迫又添此一危證目前叙瀘之寇未退渠合之警方集近逼渝境勢恐窺伺儻朝廷不亟救之蜀真危矣繼此圖惟過計敢有豫陳欲望朝廷於峽口措置儲積糧斛一項以備兵餉下殿步司支撥萬人器甲付四川制司備用伏候睿旨

救蜀楮密奏

竊惟蜀楮之弊極矣見今三界行使其第三料視第

一料以五當一楮價猶未甚遼絕自寶祐二年更印銀會以一當百一時權於濟用將以重楮然自此而楮益輕蓋楮之低昂物亦隨之楮之輕物之貴也今第二料第三料兩界散在公私行用者共紐該第一料一百二十六千六十一萬三百六十二貫共折計銀會不過一千二百六十萬六千一百三貫有零此係是淳祐三年至寶祐三年十三年內印造兩料之數銀會一項自寶祐二年至寶祐四年正月兩年之間乃共造二千八百萬八千六百七十貫折計第一料二百八十八千八十六萬七千貫見今以此會筭則是近兩年所造銀會之數比之前十三年內所造第

一料第三料之數幾已增一倍以上楮之立價非不重而印造乃愈多物貴乃愈甚支用乃愈不繼視而弗救長此安窮姑舉一二言之銀價去春每兩僅三千引今每兩七千五百引矣糴價去春每石僅二千引今每石五千引矣其他百貨增長者稱是民生經紀以此而愈憔悴軍券支遣以此而愈艱難今將增造則益輕住造則乏用博詢僉論類諉無策愚臣夙夕思慮以引救引此所甚難盍若求之引外以圖活法竊謂楮之所以賤者以多故楮之所以多者以自造故蜀自比年以來造楮之權盡付制司雖據其言曰某年某界印造若干多寡在手誰得而問竭西山

之楮易陸海之珍徃徃多以虛取實而去前事不必言矣賈山以除鑄錢之令嘗曰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也使臣下自爲之可乎妄謂法當先收此權以歸公上歲令照舊例解引紙朴若干赴朝省却從都茶場印楮券若干付蜀閩給用度如此則其源不濫其流自清天下一家本無川南之間所以有南券有川券不過始於商旅飛錢之便窮則變、則通此正聖人以神化使民者見今蜀之銀交去年比東南十八界每貫貼換猶不過增一二百今一年之間已增而為十八界會子一貫可換銀交五貫是銀交直與東南十七界會等矣更以在市物直計之數目雖多



其實則亦略同如銀一兩雖曰七千五百引實計銀交七十五貫亦如東南銀一兩十七界七十五貫無大相遠也然則今欲救蜀楮莫若令通用京楮紙朴既令取解於蜀道工墨亦不大費於朝廷雖是京會指揮有除四川行用之文見今蜀人已重京楮若降一指揮權時施宜何所不可但欲行此策當先計約軍券邇來制總司屢次增支券錢屯駐軍熟券見月支第一料四百貫屯戍軍生券見月支第一料六百貫却有支鹽在外然以百貫易一銀交是熟券月得四貫生券月得六貫得四貫者止該十八界會八百文得六貫者止該十八界會一貫二百文軍貧而怨

良以此故今當與之照東南例並支京交且以熟券日二百生券日一百計之熟券月可得京交六貫生券月可得京交三貫却令制司與損鹽數是屯駐五萬人歲支熟券不過三百六十萬戍接寬作二萬人歲支生券不過七十二萬貫共該四百三十二萬貫朝廷歲撥此數付蜀制總給軍券每歲更以糴價斟酌從而給助其他公家用度蜀中自有諸項財賦令自措置儘可通融雖不造楮必不乏用蜀中自此請給與東南等庶皆可以養贍蜀之民旅既知川南之券通行而無高價充易之患亦必以為便利也抑又有一說蜀引三界充斥低昂幾太相絕今蜀人持論

姑息狃於自造自用之便多為第一料不可易欲藉之以為銀會子母市井視之糞土不如朝廷寶貨自輕太甚今若行前策當許十七界十八界會子並通行於蜀其四川銀會截日不許再造其已造者却亦許通行於京湖沔江其銀會只當作十七界行用不許減落違者並寘于憲銀會數亦不多所有蜀中見行第一料第三料見不過該銀交一千二百六十餘萬中間豈無水火不到若朝廷指十八界二百萬貫下制司兌易收此兩界或令制司輟銀兩收兌毀鑿則蜀楮一清矣蜀楮之造者既止南楮之用者復廣非特可以救蜀楮之輕亦因可以秤南楮之重實一舉而兩

得之也書曰藥弗瞑眩疾弗瘳楮病深矣常劑不足以起倘蒙特垂眷覽俯采芻言更乞詳議而熟圖之又當先發此項本柄付之蜀閩然後可以定期日出號令區畫次序此則又在朝廷之上推而行之伏候睿旨

回 宣諭并問救蜀楮繳密奏

臣三月初九日恭準宣諭令臣獎率諸將乘機掃蕩南北兩岸之寇早遂肅清庶不妨耕事從今便作捍禦工夫臣竊照蜀中去冬寇入腹背交侵乃一危證仰藉國威遠暢將士協心勦逐南寇元郎正月初旬已渡川江而遁北寇解荅正月二十五日已從壁山

拔寨與買住頭項皆已相繼而退利閬諸郡二月二十五六以後已報肅清邊民俱已復業幸不失耕臣節次具申樞密院訖至若以後捍禦之事則辦糧儲備器甲擇戎將集民兵結約諸蠻措置諸隘留遣援旅推行戰功凡此八事臣皆已區處曰辦糧儲則臣手自會約諸邊糧餉皆至新年五月可無闕乏令制司遵照措置撥還且為申夔糧之請曰備器甲則臣以制司見管多闕已申朝廷科支鐵甲弓弩箭鏃見蒙朝廷應副曰擇戎將則臣已同制臣商確命劉整管安西制帳亢用管保定潘全福管慶定常慶福管沔司兼順慶已申密院乞與除授曰集民兵則臣去

冬已稟廟堂省劄專委制閩見差官措置團集渠廣諸郡強壯邛蜀黎雅珍南等諸州皆可攸行曰結約諸蠻則瀘叙對境呂告阿永諸蠻見令制司差人賫禮物撫犒如雅州之崑州運那銀驢茂州之鐵旗外耳烹近亦與之填官遣禮俾為我捍蔽曰措置邊隘則北邊諸城規模已定南邊叙寧既經寇入乃所當防見委官住省界橫江夷境鹽井等處相度險阻措置控扼亦令南邊諸州有可以措置山寨者亟議圖之曰留遣援兵則臣前在荆所遣并帶行舊接近六千人二月末已遣發所餘不多見已遣行新援一萬餘人及今春到蜀者已從制司商確存留近六千人

餘並於此月內遣令回戍皆與優支犒勞曰推行戰  
功則去冬一番捍禦大異常年諸邊郡諸戎司將士  
戰禦立功頭項不一人數亦繁今已斟酌等第類聚  
申上此乃有関將來激勸以上八事皆其大綱至於  
其他節目隸臣職分凡有係於邊防者已為之隨宜  
而酬應豈敢以將去而玩弛臣悉已陸續具申密院  
矣茲者恭承聖訓用敢奏陳惟是西事分任已有制  
臣以專閫寄策司以應夔援兩鎮撫以防沅靖施黔  
宣司事體已陵夷精采已銷鏢邇來愈見難處不容  
復留茲春令倏晚蜀境幸清臣日俟丐休從欲結局  
去任所有救措一策未必可行本未敢奏陳聖謨俯

問臣子豈敢有隱謹以管見具之白劄然此策必非  
蜀士所欲前者所以擬俟出蜀而後敢言也倘蒙睿  
覽或加采錄伏乞出自聖裁免及愚請不勝幸甚

貼黃

臣白劄之上實出孤忠未必能合衆論最慮此聲  
一出蜀中諸人不沮則激適重臣禍若非結局在  
即臣亦未敢言却望睿慈早放放還之命實拜保  
全之造伏乞睿照

又貼黃

此策出於權宜救急然蜀方仰措以給今秋糴本  
正要措辦若此聲一泄民聽易動去秋銀會忽嘉

瀘間傳惑不用便自費力今須詳議區處倘欲行之必先科撥京楮一項充本柄候其到蜀俟官糴辦軍券足方可定出令之期却非旦夕便可更革伏乞聖裁

回 宸翰勉留奏

臣昨者手奏乞許退休干冒天威正切震懼三月十二日恭準親灑宸翰曲加訓辭臣百拜伏讀凜然莫知所對蓋宣制宣策之皆難並建事理曉然非獨臣所難處意向言論之不同朝廷固知之蜀之官吏軍民亦皆慮之猶以朝廷前秋遣臣則曰寇退即出去秋留臣則曰過冬處分孚于衆聽謂非久留以此尚

泯於形迹今蒙聖諭少留寵眷固渥然人心已它向臣氣已盡索且臣當驚憂之後衰病日侵志慮凋耗留此不過苟容制策間事緩則彼此相顧事急則爾汝相推而已將士官吏從宣則違制順策則逆宣牽掣多端易啓間隙而况凡有一項之費宣制兩處俱支殘壞之蜀支吾許時已不勝其窘極又何以繼之耶 陛下但觀近進財計綱目一二年所印銀會之數視往時幾倍即知之矣 陛下留臣本令共以保蜀正恐適速誤蜀也乃若聖謨所戒如邊防事件則臣近奏已陳大略不敢重瀆如大理一路則去年屢令俞興桑愈遣間體探小雲南以往今皆為韓人降

附地分路不復通元郎之入蜀人猶有歸各謂踏開  
蹊徑者縱若再遣恐亦難達要不過結約諸蠻俾之  
覘彼動息為我捍蔽乃若川江江面在在風寒去年  
賊兵自南自北而入實與共之臣固以危急為憂或  
者反以張皇為說欲為隄備所乏舟師已屢與蒲澤  
之言令作措置至於揀楮之策則具見前奏此事倘  
上當聖意乞自朝廷斟酌可否推而行之俾知天子  
明見萬里之外蓋非蜀士所欲難與共議之也若使  
知臣言而臣行之慮有挑激利未見而禍先及矣臣  
又伏讀聖訓謂臣之歸當有辭於諸閫此尤感 陛  
下保全之意但臣自知材智不逮所乞者休致非望

榮進皇天后土實鑒臣心自丙午以前臣為 陛下  
守邊與琪玠同列今犬馬力竭矣目前兩閫荆則月  
日未久淮則春秋鼎盛臣自知愚分豈敢比倫伏望  
聖慈矜憐其衰鈍憫惻其孤苦特賜早放成命放還  
首丘拜此天隆地厚之恩九殞不足以報臣已別具  
公奏外謹昧死祈哀聖造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貼黃

竊惟蜀中甲兵錢穀盡在制閫實多宣司所申結  
局非比謀代欲乞早賜處分俾澤之專意任事免  
相諉責伏乞睿照

奏為徐提刑申呂馬帥事

臣竊以功名之會人臣之所難居讒譖之辭君父之所當察今有肆陳於胷臆不思如見其肺肝忘心一萌誣言百出臣不避萬罪敢為陛下告臣近據承議郎淮西提刑兼知濠州徐敏子申按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兼知蘄州呂文德更欲本司備申臣閱其彈劾之詞大非公言盡出私意臣於敏子於文德俱同王事無所黨偏以平心言之則文德久董戎行素負忠赤聲名在於敵國勲績著於三邊敏子雖自詭事功而易於勇怯往往不能自重多所取輕荏苒違言殆非一日今敏子所劾臣不暇一一與辨但去年入亳擣汴由夏涉冬以數千之孤軍橫挑強胡取其

城邑賊為之牽制而入寇遂緩微文德不及此而敏子以為無功可乎不猶愈於匆匆入亳夕至朝返踉蹌而出貽笑諸將者乎今年壽城之役臣得敏子書無非危言駭論以為大事去矣其與史官之言至欲棄豐壽而守濠梁朝廷調遣諸項援師望其應接師過不聞忠義之相勉惟務口舌之交侵平時抵掌談兵大言無當臨時畏縮不畫一籌略無纓冠往救之誼今而憑藉國威僥倖寇退為敏子者正當如巨冲之抱愧入地可也願乃弗遂抵巇之間轉為傾陷之謀盡略新功加罪首將三軍之士聞者謂何且如洛口駐師首尾兩月將士冒隆暑當劬敵自四月十四

日至五月初三日石阜連捷賊氣既奪我師始克進  
步五月初九初十十一凡三晝夜與賊兵水陸相拒  
沿流重橋疊埧砲弩列岸軍士盡力搶奪寸、而上  
之十二日援師入城寇勢圍繞如故次日持兵出勦  
一鼓而破之賊始北遁此非文德指授諸校布置方  
略未必能以全勝若此今敏子又以文德為無功不  
幾責人無已乎豈敏子未知大將之事不在匹夫之  
勇不必以先登陷陣而後為功乎向使敏子輩如文  
德諸人有此後功鋪張誇伐當何如其措辭必不止  
此而已敏子之言可謂過矣乃若所申文德快、怨  
望形之語言及以穢褻議朝廷以尔汝待君父則文

德為制領時臣在淮西幕已識之今雖十年察文德  
之為人雖性頗直而言論自不苟兩年往來本司但  
見其為國任事不憚勞役文德雖率其言決不至如  
此始以近日奉命援壽月日考之三月十八日文德  
始準朝旨整齣兵船越再宿隨即起離二十六日到  
本司蓋自蘄春不十日而至維揚未嘗徘徊觀望也  
總統之命始以諸軍頭目不一雖未免辭避既五月  
二十三日庚迺既至一奉奎畫則文德曾不移時祇  
拜領事亦未嘗固執違拒也恭順如此是豈不知畏  
朝廷尊君父者乎敏子入人之罪豈患無辭而必  
欲以此加誣蓋欲使之犯咫尺之威干雷霆之怒其



設意也深矣臣又有可得而辨者敏子身為外臺劾  
一大將關係國體一毀一譽宜出至公臣五月二十  
二日得敏子十五日書以丐祠乞備申中間有曰若  
以濠梁處文德則名正言順又是有用之才居有  
用之地且可以少報渠援壽之功正如滿盤大勢於  
緊要處下一得力之子是敏子固以文德為當才也  
曾未數日劾既遽聞乍賢乍佞如出二喙於是可以  
窺其心矣蓋敏子自賊圍壽而頗有幸定之心壽圍  
既解踪跡不安惟恐他人得以軋已且又傳聞廟論  
將以文德為代此固望而忌之矣適文德輕舟夜下  
敏子河濱候見而不及之意謂不過我而簡我於是

始大鳴以洩其怒然敏子荐之以示其恩劾之以拒  
其來今日是則前日之非何相反如是哉傳曰無瑕  
者可以戮人敏子蓋亦自愧乎語曰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於敏子有焉臣猥分閭寄所賴文武之士相  
與叶濟處心持論豈敢不平如敏子之政固有可議  
者臣皆不敢及但不有以辯文德之枉誅敏子之心  
則三軍百將聞此寧不解體用敢聲述公論上瀆聖  
聰如文德委是精忠可當事任臣敢以闔門百口保  
之異時文德或不如所言臣甘當同罪臣愚欲望睿  
慈恢洪聖度屏絕流言俯察樂羊盈篋之謗免賜參  
母下機之疑俾文德勉厲一心展布四木一富邊面

共濟事機豈惟文德之幸實臣之幸

可齋續藁後卷之三

嗣男 杓 編次





